近代俄國小說集（二）

東方文庫第七十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文庫目錄

（1）辛亥革命史
（2）帝制運動始末記
（3）壬戌政變記
（4）歐戰發生史
（5）大戰雜話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冊）
（7）華盛頓會議
（8）俄國大革命記略
（9）勞農俄國之考察
（10）蒙古調查記
（11）西藏調查記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13）世界風俗談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15）中國改造問題
（16）代議政治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18）領事裁判權
（19）新村市
（20）貨幣制度
（21）社會政策
（22）合作制度
（23）農荒豫防策
（24）近代社會主義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社會主義神髓
（27）婦女運動（二冊）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家庭與婚姻
（30）新聞事業
（31）東西文化批評（二冊）
（32）中國社會文化
（33）哲學問題
（34）現代哲學一臠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心理學論叢
（37）名學稽古
（38）近代哲學家
（39）柏格遜與歐根

〔40〕克魯泡特金
〔41〕甘地主義
〔42〕戰爭哲學
〔43〕處世哲學
〔44〕羅素論文集（二冊）
〔45〕究元決疑論
〔46〕科學基礎
〔47〕宇宙與物質
〔48〕相對性原理
〔49〕新曆法
〔50〕進化論與善種學
〔51〕迷信與科學
〔52〕笑與夢
〔53〕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4〕食物與衞生
〔55〕石炭
〔56〕鐳錠
〔57〕飛行學要義
〔58〕科學雜俎（四冊）
〔59〕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0〕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61〕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62〕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3〕近代戲劇家論
〔64〕近代俄國文學家論
〔65〕但底與哥德
〔66〕莫泊三傳
〔67〕美與人生
〔68〕藝術談概
〔69〕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70〕國際語運動
〔71〕考古學零簡
〔72〕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73〕元也里可溫考
〔74〕東方創作集（二冊）
〔75〕近代英美小說集
〔76〕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77〕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78〕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79〕近代日本小說集
〔80〕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枯葉雜記
〔82〕現代獨幕劇（三冊）

近代俄國小說集(二)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三死

託爾斯泰著
愈之譯

一

這時候是秋天。大道上有兩輛馬車飛一般的奔着。坐在前面一輛的是兩個女子：一個是主婦，臉上又瘦又蒼白；一個是伊的女僕，却生得很肥滿。伊兩頰紅而且亮；在那褪色的帽子底下，披着短而又粗的頭髮；那隻紅色的手，套着破手套，不停的將髮鬢拂拭；胸膛上蓋一方錦帕，凸得高聳聳的，顯然是個壯健的體質；伊那黑溜溜的眼睛，從車窗外望着經過的田野，有時向伊主人瞧了一眼，便又侷促不安的避到暗角去。在女僕鼻前，主婦的一頂帽懸空飄宕，那帽是掛在車頂上的；女僕

膝上躺着一隻小狗。伊兩脚擱在車底箱籠上；在車墊車窗震動聲中，伊脚踢在箱籠上的聲音，微微可以聽得。

主婦合着眼靠在車墊上，戰抖抖的擺動身軀，又縐着眉頭輕輕的咳嗽。伊頭上戴一頂寢帽在又白又輭的頸上，繫一條淡青色的圍巾。揩着香油非常滑亮的髮，在帽子底下，分開兩股，中間顯出一條闊縫；縫中皮肉同死一般的乾枯而且慘白。伊身軀生得苗條美麗，可是皮色又黃又瘦，只有兩頰是緋紅的。乾燥的嘴唇，不停的顫動；睫毛細而且直；外衣在凹入的胸腔前，摺成垂直的縐紋。伊兩眼雖閉着，可是從臉上能看出又乏力又煩躁又像慣受痛苦的樣子。

車前坐的是一個脚夫，手撐在車板上儘着渴睡。更有個從驛站裏雇來的馬夫，對那四匹壯健輕快的馬，直聲呼喝，又不時向後面那車上的馬夫張望，那馬夫時常對着他嚷。車輪沿着泥路，又鬆又快的輾成兩條寬闊平行的軌道。天氣又黑又冷，田上和路上都罩着溼霧。車門閉着，裏邊只有香水和灰塵的氣息。那病婦仰了

仰首張開兩眼。伊眼是又大又黑又美麗光亮的。

「又這樣了，」伊說：伊美麗纖瘦的手推開女僕的衣角，那衣角剛纔擦過伊膝蓋的；於是伊嘴抽動起來，像很痛苦的樣子。麥屈柳寫（女僕）忙把衣角拾起放在膝上，又把身子避開了些。伊肥滿的面龐登時脹得通紅。病婦又美又黑的眼睛，直瞪瞪的看着女僕的行動。伊把兩手撐在座上，竭力掙扎，想把身子坐得高些，可是沒有氣力。於是伊嘴又抽動起來，臉上露出極難受的樣子，氣騰騰的說：「你不能幫助我麼！……阿，不要這樣。我自己會得起來的；只要求你把放在我背後的那些包裹都拿去就好了！你要是肯做好事，就請不要碰着我！」

主婦纔合着眼，又睜開向女僕瞧了一瞧。麥屈柳寫望着主婦，口咬着伊紅色的下唇。這時病婦的胸腔裏發出沈重的歎息。可是還未出聲之前，却又變成咳嗽了。伊移轉身子，蹙緊眉頭，兩手緊緊的抓住胸腔。咳嗽過了，伊又合着眼睛一動不動的坐着。馬車已行到村子裏。麥屈柳寫從手巾底下取出粗壯的臂膀來合了個十

字。

主婦問道：『什麼事了？』

『夫人，到了一個驛站了。』

『我問你爲什麼合十字的？』

『夫人，這邊有一個教堂。』

病婦向窗外望去，徐徐的合了個十字；當馬車經過的時候，伊瞪着眼看那村裏的大教堂。

兩輛馬車並着停在驛站前面。病婦的丈夫和醫生從別的車上下來走到伊跟前。

醫生把了把脈，問道：『你覺着怎樣？』

伊丈夫操法語問道：『我愛，現在怎麼樣——沒倦麼？不要出來走走麼？』

——麥屈柳寫提着包裹，躲在暗角裏，當他們講話時候，不願意攔在他們的中間。

主婦答說：『坐着也是一樣的我不要出來。』

伊丈夫在車旁立了一刻，隨後走進驛站裏。麥屈柳寫也從車上下來，豎着脚尖，從泥地走到驛站門口。只有醫生還立在車窗外邊，病人便微笑着向他說：『我現在有病，你沒有點心喫，想也莫怪了。』

醫生從車旁緩緩蹽開，隨後奔上驛站門前的階沿，這邊病人自語道：『他們一點都不照顧我，他們是好好的，所以不來顧着我了。阿，上帝呀！』

伊丈夫搓搓手，微笑着，迎上醫生，說：『好，愛得華，伊凡諾維支，我已叫他們拿酒來，你說好麼？』

醫生答說：『我不應該說不好。』

伊丈夫嘆一口氣低聲問道：『伊怎麼樣？』

『我已和你說過，伊怕不會到意大利了；要是伊挨得到莫斯科，已是一樁奇事了，況且又是這樣的天氣。』

伊丈夫手掩着眼說：『我們怎麽纔好呢呵，上帝呀，上帝呀！——放在這邊罷。』他向僕人說，僕人正拿了酒杯來。

醫生聳一聳肩胛，答說：『你應該教伊住在家裏。』

伊丈夫辯着說：『可是你教我怎樣呢？你知道我勸伊住在家裏話都說盡了。我和伊講到我們的經濟狀態，我和伊講到留在家裏的孩子，我又和伊講到我自己的事業：伊一切都不聽，打定主意要到外國養病去，還以爲自己是健壯的。要是我把伊病勢告訴伊呢，不是逼着伊死麽？』

『但伊病早已到這地步了，衞式賚德米屈列楚，你也該曉得了。一個人沒有肺是活不成的，而且肺沒有了也不會再生出一個來的。這誠然是可痛，但又有什麽法子？現在我和你的責任，不過使伊臨終的時候能夠平安些。現在用得着的只有牧師了。』

『阿，上帝呀，你該想一想我的地位，假如我把行最後聖禮的事告訴伊。什麽事

將要來我是不能告訴伊的你曉得伊是多少好』。

醫生搖搖頭說：『你總得勸住伊，教伊等着，到路上結了冰再走。要是不然，我們路上怕要生出事情來呢。』

驛站管事人的女兒，在站屋裏面穢污的階沿上立着，把那短掛披在頭頂，一邊喊道：『阿克蘇寫，哈哈！我們去看看從休根地方來的婦女；聽說伊為了肺病到外國去醫治。我到沒見過生癆病的人是怎樣的。』

阿克蘇寫忽地走到門口，他們倆攜着手走出門外去。到馬車旁便停了步，向車窗裏張望。病婦回過頭來瞧了瞧，見了他們那種離奇的神氣，便又蹙着眉回轉頭去。

管事人的女兒連忙回轉頭，說：『可憐見的！這樣的美人兒，竟變了這般模樣。看了眞要嚇死人呢。你看見了麼，你看見了麼，阿克蘇寫？』

阿克蘇寫點點頭說：『是的，伊眞生得瘦，我們走到那邊再去瞧瞧罷；剛纔我還

沒看清楚，伊已回轉頭去了。馬沙我很替伊擔憂呢！』

『但是泥路不好走！』馬沙答說，於是他們倆跑回門口去。

病人心裏想：『敢怕我臉上更怕了麼？阿，還是趕快，趕快走到了外國，那我的病纔會得好呢！』

『我愛，你怎樣了？』丈夫說；他走近車旁來，口裏還嚼着東西。

病婦心裏想：『他總是這樣問着的，而且他還正在吃東西！』

『總是這般罷，』伊從齒縫裏咕嚕着說。

『我愛，像這樣的天氣，你在路上怕有許多不便，愛德華，伊凡諾維支也是這樣說。我們家去不是更好麼！』

伊怒氣勃勃的不做聲。

『等天氣變過了，路上灰土也少點了，纔於你無礙；那時我們再走罷。』

『饒了我罷。要是我早就不聽你的話，我現在好到了柏林了，身體也大好了。』

『我的寶貝，不是這樣說的，你曉得這已不成了問題！單從現在講，你假如能夠等一個月，你一定更好了些。那時我的事情也可以停當，而且我們可以帶着孩子走了。』

『孩子們原都好好兒的，我可不是。』

『不過該想想看，我愛，像這樣的天氣，要是路上有了些什麼……那邊呢，無論如何，你總是在家裏。』

『在家裏……死在家裏麼？』病婦很激烈的回答。但說到死字，顯然有點着慌，便滿面疑懼的向丈夫瞪着，伊丈夫垂下眼一聲不響，病婦撅着嘴孩子似的，眼中落下淚。伊丈夫用手巾掩着面一言不發的走去。

病婦眼望着天，半斷半續的低聲說道：『不，我還是要去的。我的上帝呵！怎麼好呵？』伊說着，淚便不斷的流下。伊很熱誠的禱告了好久，可是伊胸腔裏的痛苦壓迫還是沒有差。在天上，田上，沿那條路上，還是暗黑而又悽慘；秋天的霧——沒厚

些也沒薄些——還是罩在泥濘的路上，罩在茅屋的頭上，罩在馬車的頂上，罩在馬夫穿着的羊皮外衣上。那幾個馬夫呢，却正忙着配馬鞍揹車輪，又很活潑，愉快的大家打着諢。

二

馬在車杠上栓好了，馬夫却還逗遛着沒起身。他走進馬夫住的茅屋裏。茅屋裏邊又黑，又熱，又狹窄，又氣悶；充滿着人氣，烘麪包氣，揶菜氣和羊皮氣。有好幾個馬夫在裏邊；廚娘正在火爐裏燒東西；有個病人裹了件羊皮，躺在火爐的頂上。

『福陀叔父！哈福陀叔父！』馬夫進來的時候這樣喊。那馬夫是個少年，穿一件羊皮褂子，腰帶上插着馬鞭，那時候是向着病人說。

有一個馬夫插嘴說：『你問福陀做什麽？他們在馬車上等着你呢。』

那少年馬夫把頭髮掠向後方，又把手套塞在腰帶裏，回答說：『我問他要一雙

靴子，我的靴子穿有破洞了。』他走到火爐旁，又說『他正睡着麽？福陀叔父』

『什麽？』回答的是一種微弱的聲音。一個鬚髮通紅形容消瘦的臉龐，從火爐上彎下來。一隻生毛的又大又粗又白的手，提起一件褂子，披在肩上，那肩胛穿着一件齷齪的襯衣，只賸得一把骨頭了。『兄弟，給我點飲水，你問我要什麽？』

少年把一杓水遞給他。

他遲疑着說：『福陀你那雙新靴，現在沒有用，給了我罷；你現在不出門去了。』

病人怠倦的首擱在杓上；幾根稀少的鬍髭都浸在水裏；他顫巍巍的把那濁水喝個乾淨。那糾纏着的鬍鬚，很不清潔。無光的眼，勉力的張了開來，看着少年的臉。他喝完了，想提起手來揩一揩嘴唇，可是已沒有氣力，祇好在那褂子的袖口裏揩一下。他望着少年人的眼，不聲不響，鼻子裏儘着呼吸，想回復些氣力過來。

少年人說：『你已應承給了別人麽？要是這樣，却也不要緊。這事情不過是如此：我那靴子已溼透了，我又卽刻要去趕路程；所以我想還是向福陀討一雙靴子，他

想來不要用了。你要是還要用，你不妨說。』

病人的喉嚨裏，呼嚕呼嚕的響；他彎下身子，很利害的咳嗽起來。

『他還要這東西麼？』廚娘忽地裏高聲喊起來，聲音充滿了全屋子；『他有兩個月沒離開火爐了。他儘著不斷頭的嗆，我聽了就會得頭痛了。他要靴子做什麼？他除非着了新靴走進墳裏去！而且他年紀也到了。早已到了——上帝恕我的罪！他儘著不斷頭的嗆。他該搬到別間屋子或別的地方去！我聽得說，城裏有個醫院，收容這一類的病人；他現在霸佔了地方，教人家怎樣呢？屋子裏要旋一個圈子都不能。他們還叫我收拾地方呢！』

驛站管事人在門口喊：『嘻！蒐葭加！快出去坐好了，紳士等着呢！』

蒐葭加本想不等病人的回答當時就出去，但病人咳嗽的時候，眼睛裏似乎表示有要回答的意思。

他止了嗆，又呼吸了有一分鐘，於是說：『蒐葭加，你把靴子取去罷。』他又嗄嗄

的續下去說：『只要等我死後，給我買一塊墓石，你聽得麼？』

『叔父，謝謝你。現在我取去了；至於墓石呢，唉，唉，我會得買的。』

『在那邊，後生，你聽得麼？』病人勉力的噝咕着說，於是又彎下身子咳嗽起來。

『不錯，我們聽見了。』有一個馬夫說；『蒐葭加，你快去，不然管事人又要來喊了。從休根來的貴婦生着病呢。』

蒐葭加忙把他那又破又過大的靴子脫去，擲在牆角裏。福陀叔父的新靴，和他的腳剛巧相稱，他穿上了一邊看，一邊走到馬車旁去。

當蒐葭加走進車裏提起馬繮的時候，有個馬夫拿着一罐鞋油，向他說：『眞是一雙出色的靴子！我替你塗上些油罷。他送給你不要你出錢麼？』

『爲什麼？你妬忌麼？』蒐葭加回答；他立起來把褂子整了整；把馬鞭揮了一下，又向着馬叫喊：『嘻！起來，我那親愛的！』於是兩輛馬車載着客人，箱籠，包裹等等，在潮溼的路上，飛快的奔去；不久便隱在秋天暗黑的霧裏，什麼都不見了。

那有病的馬夫仍舊睡在那茅屋裏的火爐上。嗆得久了，他用着氣力把身子轉向裏邊去，以後便沒有聲息了。從日裏一直到晚上，人在茅屋裏進的進，出的出，喫飯的喫飯，都沒聽到病人的聲息。到了黃昏時候，廚娘攀到火爐上頭，從病人腿上伸手進去取伊的羊皮大衣。那時病人忽然說道：『納斯太斯耶，請你不要恨我，我不久便把你的地方讓出了。』

納斯太斯耶喃喃的說：『不要緊，不要緊。我並沒這種的意思。但你身上有什麼不適意，叔父？你告訴我罷。』

『我的內臟全壞了。上帝知道罷。』

『聽我的話！你嗆久了喉嚨裏受傷！』

『我全身都受了傷。我死是在目前了——這是顯然的事情。阿，阿，阿！』病人呻吟着。

『把你的腿蓋好了，』納斯太斯耶說；伊把褂子替他蓋好，便離開了火爐。

那天晚上，茅屋裏燈火半明半滅的點着。納斯太斯耶和十個馬夫，有的睡在地上，有的睡在櫃上，鼾聲大作。病人獨自輕輕的呻吟着，嗆着，在火爐上翻來覆去；到將近天明的時候，卻全然寂靜了。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大亮，廚娘伸了伸身子，就說道：『我夜裏做了個怪夢。我夢見福陀叔父從火爐上下來，到外面去砍柴。他說：「納斯太斯耶，我給你砍些柴草來。」我向他說：「你怎麽能砍柴呢？」他便拿起斧頭，很快的砍，柴砍得這樣快，那木片就四面飛舞。於是我說：「怎麽？你不是生着病麽？」他說：「不，我沒有病。」他說着舉起斧頭揮了一揮；我大喫一驚。我叫喊起來便醒了。他莫非死了麽？福陀叔父！福陀叔父！父咳，福陀叔父！』

福陀沒有回答的聲音。

有一個馬夫已醒過來，他說：『他或者已死了。待我起來去看他。』

一隻瘦削的手，上面遮着紅色的髮，從火爐上面向下垂着。這手已是冰冷而且

蒼白了。

馬夫說:『我去通報管事人。他像是死了。』

福陀沒有親屬——他是從遠地來的。第二天他便被葬在矮樹後邊的新墳裏。

後來有好幾天，納斯太斯耶把伊夢中所見的事情，和伊最先發見福陀叔父已死的情形，告訴衆人，向個個人都告訴過。

三

春天到了。在那潮溼的市鎮上，冰凍的糞堆中間，川水汩汩的流着。人在街上來來去去，都着了新衣，講些快活的話。在那小花園的籬笆裏面，樹正茁着芽，樹枝迎着微風輕輕的作聲。各處都有清水流着滴着……雀兒生着小翅膀，飛來飛去，喃喃的說話。在籬笆上，樹上，屋上，向着太陽的一邊，一切都是活動的。在天裏，地裏，人心裏，都充滿着少壯和愉快。在一條大街上有一所大屋子。屋子前面攤着一堆稻

柴，屋子裏面却攤着一個垂死的婦人，那婦人便是趕路程到外國去養病的那個。

病婦室內門都關着。門外立着伊的丈夫和一個中年婦人。室內沙發上坐着一個牧師，眼向下看，在他的僧衣內裹着一樣東西，在壁角上一個年老的貴婦人——病人的母親，坐在一把矮椅內，很酸辛的哭着。在伊旁邊站着一個女僕，拿着一條手帕，預備老婦人要用的時候給伊用。另外一個女僕用東西擦着伊的太陽穴，又敲着伊的額角。

丈夫向那同立在門口的中年婦人——他的堂姊妹——說：『我愛，基督保佑你，伊和你是最要好不過的，你知道應該怎樣和伊說；去罷，和伊好好兒說去罷。』

他想去開門；但他的堂姊妹止住他，把手巾在伊眼上拭了數次，又搖搖頭。

『來罷。我想現在我臉上看不出哭過的樣子了。』伊說，於是伊自己推開了門，走進病人的房間裏去。病人的丈夫走進房間裏便非常煩惱起來。他走向年老貴婦那邊來，可是不多幾步，便又回轉身走到牧師那邊去。牧師向他看，眉毛仰着天，

祇是歎氣。他的稠密的灰色鬚子也向着上面，不久又漸漸的垂下來。

丈夫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牧師說：『沒有法子了，』於是他的眉毛和鬚子又仰起來垂下去的一次。

丈夫帶着極悲傷的聲調說：『而且伊母親在這裏怎麽好呢！伊愛女兒到這個樣子，所以伊……呵，我不知道了。神甫，請你去安慰伊，教伊不要在這屋子裏罷！』

牧師立起身走到老婦那邊去。

他起首說：『眞的，母親的心深不可測。但上帝總是仁慈的。』

貴婦臉上抽動起來，於是不停的嗚咽着。

等伊靜了些，牧師又續下去說：『上帝總是仁慈的。我告訴你說，在我那教區內，有過一個病人，他病比馬利德米屈列扶那（病婦名）還利害，後來有一個工匠用了一種草藥，不久便治好了。這工匠現在還在莫斯科。我已和衞式賚德米屈列楚說過——他或者會去請。無論如何，總也使病人舒服些兒。有上帝鑒臨，什麽事都

做得到的。』

年老的貴婦說：『不，伊是活不成的了。像我這樣的人偏沒有死，上帝倒反叫了伊去！』

病婦的丈夫手捧着臉跑出房外去。他在廊下第一個遇見的便是個六歲的孩子，那孩子正跟着一個比他年紀更小的女孩，盡力的飛跑。

保母說：『我該領着孩子們去見他們的媽麼？』

『不，伊不想見他們。這反添伊的煩惱了。』

孩子立了一歇，很注意的瞧着他父親的臉，忽又活潑潑地的嚷着跳着向前奔去。

孩子指着他妹子叫道：『爸爸，我把伊當着一隻黑馬，正騎着跑呢！』

同時在隔壁房裏，那堂姊妹正坐在病婦床邊，委委曲曲的向伊說，想提醒伊起一種將死的觀念。醫生在窗子下配合藥水。

病婦穿着一件白長衫，用枕頭撐着在床上坐，眼瞧着堂姊妹，一言不發。

病婦忽地打斷伊的話，說：『阿，我愛的，不要這樣。請你不要當我是個小孩子。我是個基督徒。我什麼都明白的。我知道我是不中用的了。我知道我的丈夫要是早聽我的話，我久已到了意大利了；那麼我的病說不定——多半——早就大好了。個個人都和他這樣說過的。可是偏要弄到這田地，這恍惚是上帝的意思。我們都是有罪的人，我明白的。但我信得過上帝的仁慈；上帝能饒恕一切的，的確能饒恕一切的。我想要明白我自己。我愛，我的罪過非常之大；但我苦也受夠了。我從前總是耐着性子忍受苦痛……』

堂姊妹說：『我愛，那麼我把神甫請來好麼？等你受過聖禮之後，你會得適意些。』

病婦點點頭像是應許的樣子，輕輕的說：『上帝恕我，我是罪人！』於是堂姊妹出去招那牧師。

伊含着眼淚對病婦的丈夫說：『伊是個天使！』丈夫起首大哭起來，牧師走進

裏間去年老黃婦哭昏着不知人事；外邊那間屋子毫無聲息。過了五分鐘牧師重復走出來，脫去法衣，整了整頭髮。

他說：『謝謝上帝，夫人現在靜些了，伊正想見見你們。』

丈夫和堂姊妹走進去。病婦正靜靜的對着聖像哭。伊丈夫說：『我愛，我恭喜你。』

病婦的瘦嘴唇上微笑着說：『謝謝你！我現在何等快樂呵！我覺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上帝何等仁慈呵！不是眞的麽？上帝不是仁慈的全能的麽？』於是伊飽含眼淚的兩眼又注視着聖像很懇切的禱告。伊心裏忽然想到什麽事情，伊便教伊丈夫走近去。伊用着虛弱激刺的聲調說：『我求你的事情，你總不能依着做的。』

丈夫頭頸向前伸着，很恭順的靜聽，隨後說：『我愛，什麽事情呵？』

『我不知道和你說過幾次了，那些醫生都是不中用的；有一個會醫病的……神甫告訴我的……一個工匠……叫了他來罷。』

『我愛，去叫誰呢？』

『阿上帝呵！他竟不肯管這些事……』

病婦蹙着眉閉了眼。醫生走上來把了把脈。他覺得脈息已漸漸的微弱起來了，便向伊丈夫做了個手勢。這個手勢却被病人瞧見了，伊很驚惶的四面瞧了瞧。堂姊妹背轉身子，眼淚迸了出來。

病婦說：『不要哭，不要毀壞我和你自己。哭起來我越發不得安靜了。』

堂姊妹在病人手上接了個吻，說：『你是天使！』

『不，在這裏接吻罷！祇有接死人的吻是在手上的。上帝呵！上帝呵！』

那日晚上病婦已是個死屍了。那死屍放在那大屋子內客廳裏的一具棺材內。客廳的門閉着，祇有一個教堂執事用着和諧的鼻音，朗誦讚美詩。銀燭台上高高燃着的蠟燭，正大放光明。從光明中照見死人灰白色的額角，陰沈的蠟一般的手，和膝蓋上足趾上殮衣凸起的縐紋。教堂執事依着調子朗誦，並不想解釋句中的意義。從他口中發出一個字一個字的聲音，在肅靜的屋子裏震蕩着，隨又不可思

議的消滅。又時時有孩子們的叫聲和脚步聲從別間屋子裏傳來
唱讚美詩的人誦道：『主遐棄之，則不得安。主斷其氣，則就死亡，歸於土兮。主乃復鼓其氣，百物重造，寰宇之中，煥然一新兮。耶和華之榮光，永久勿失……』（照錄舊約譯文）

死婦的臉龐，嚴肅而且莊重。在冰冷的額上和閉得緊緊的唇上，什麼動靜都沒有。伊的確很注意的聽着。但伊到了現在究竟懂不懂詩句裏的意義呢？

四

過了一個月，死婦墳前，已豎着一塊石墓碑了。可是馬夫墳前的墓石，還是沒有，只有碧油油的青草，蓋滿一座土丘，這土丘便是他死後唯一的紀念物了。有一日驛站裏的廚娘說道：『蒐葭加，你若不給福陀買一塊墓石，你便犯了罪過。你時常說時候還是冬令，但現在你爲什麼又不實行呢？我當時是在旁聽見的。你要是不

給他買，他一定要來問你要的，一定要來作怪的。』

蒐葭加答說：『爲什麼？我難道說過不去買麼？我應承過了自然去買的；我想出一個半銀盧布去買一塊石頭。我並沒忘記。這一定要辦的。等我有機會到市鎮去的時候，我就買來。』

一個年老的馬夫攙進去說：『或者你去做一個十字架（墳前的十字架）也好；要是不然，你便太厚顏了。你不是正穿着他的靴子麼？』

『拿什麼來做十字架呢？難道拿柴木做麼？』

『這是什麼話？柴木是做不來的。你只要起一個早拿了斧頭到矮林裏去，你便可以砍成一副十字架。白楊樹或別的樹都可以砍下來做。而且也可以砍成一塊上好的木墓碑。你最好請人家管山的人喝一盃酒。凡人有了酒什麼事都可以商量的。我有一日，馬車裏的橫檔斷了，我自己去砍了一副出色的新檔子，竟沒有人向我講話。』

清早天還沒大亮，蒐葭加拿了斧頭到森林裏。露還在降下，彷彿在大地上罩了個素色的大幕，太陽光還沒透入。東方漸漸的明瞭起來，一縷微光反射到布滿美麗雲物的天空中。地下的草，和頂峰上的葉子，都全無動靜。祇有那樹枝上的聲音和地上的窸窣聲，時時打破森林裏的沉寂。忽地有一種奇異的聲音——不是自然的聲音——從森林邊上起來，忽又消滅。但一會兒又聽到了；在一顆靜止的樹的枝榦旁邊，這聲音陸續發出。於是那樹的頂峯，很奇異的搖動起來；樹上有漿汁的嫩葉，低聲說了些什麼；枝上的一隻鳥，遶樹飛了兩週，啼了一聲，搖搖尾，棲到別的樹上去了。

斧頭的聲音漸漸沉重起來；又白又多汁的木片飛在沾露的草上；每砍一下，便隨着一種微弱的破裂的聲音。樹全身動搖着，彎下去又忽的豎起來，只在根上心慌意亂的顫抖。靜了一會兒，可是樹又彎下去，榦上害的一聲，樹枝忽地折斷，樹便連着頂峰倒在潮溼的泥土上。斧頭和脚步的聲音，都滅絕了。鳥啼着飛得更高。他

飛去的時候，那樹枝上的葉子，搖動了一息，隨又靜止着，和餘的一樣。林裏那些樹，在空中伸着枝葉，比先前更快活。太陽的第一道光線，穿過透明的雲，照在天空，又射到地面。在空洞中烟霧漸漸的捲成波浪。露在青草上射出閃光。透明的雲急急的駛過蔚藍的天空。鳥在林裏飛來飛去，咭咭嚕嚕的唱着快活的調子，像是發狂一般。樹頂上多汁的葉子，又愉快又恬靜的低聲細語；那些活樹的樹枝，徐徐的，堂堂皇皇的，在倒下的死樹上頭搖擺。

撞鐘老人

柯洛漣科 著
濟之 譯

天暗了。

一個小小的村莊坐落在松林裏小河旁邊。那時候他滿浸在黑暗之中，天上繁星正閃閃的耀着，薄霧從地上起來，凝成樹林的影兒，一層蒼白色的煙兒鋪在空曠地上。……萬物都靜默着，煩悶着，憂愁着。

村莊正悄悄的睡着。

幾所低陋的小屋顯出烏黑的顏色；有一兩處裏邊透着星星的微光；門兒呀呀的響着；惡犬唁唁的吠着，一會兒也就寂無聲響了。有時在黑暗的樹林裏還顯出一二行人的影子來，幾匹馬帶着幾輛車緩緩的過去。那些村子裏的居民個個都

預備到教堂裏去迎接春節。

教堂造在村子中央的小山上。那時候窗裏燈火點得很亮。一座又老又高又黑的鐘樓在蒼黑的天色裏兀然獨立着。

扶梯吱吱的響着。……撞鐘的老人米海奇正走上鐘樓，手裏提着一個燈籠，正像天上的行星一般，在空中搖搖不止。

* * * * *

老人在扶梯上走着，十分艱難。一雙老腿已經不供他的使用，鞋也破了，眼睛又看不見。……老人已到安息的時候，可是上帝不讓他死。葬了兒子，葬了孫子，替老同伴送殯，替青年人送殯，自己却還活着。眞艱難啊！……他經過的春節，竟不計其數；在這鐘樓上等候着定時，也不計其數。現在上帝又引他到這裏來了。……

老人走到鐘樓的上層，斜倚在欄杆上。往下一看：教堂的四圍聚着許多死人的墳墓；老朽的十字架彷彿張着兩手在墓前保護着。上面栽着幾株還沒有放棄的

樺皮樹。……從那裏送來一陣香馥的微風，直吹在米海奇臉上，越顯出長夜甜靜的神氣。……再過一年他又待怎樣呢？能不能再像今天似的走到銅鐘底下，一聲聲警醒那貪睡的良夜？還是躺在……那邊墳場的黑角裏十字架底下呢？上帝知道的。……他正預備着，也許上帝能再讓他迎接一下春節。米海奇一邊低聲說道：『上帝祝福！』一邊抬頭看着那滿天的星月，便祈禱起來。……

* * * * *

下邊一個人拉着破鑼似的聲音叫道：『米海奇，喂，米海奇！』一個老年的教堂書吏朝鐘樓望着，手掌遮着眼，可是終究看不見米海奇。

那撞鐘的老人俯着身答道：『做什麼啦？我在這裏！你看不見麼？』

『看不見。……不到打鐘的時候麼？你以為怎樣？』

兩人都看着天上的星兒。幾千個火光在那裏高高的耀着。『貨車』星已經升得很高了。……米海奇想了一會。

『不，還須等一會兒。……我很知道。……』

* * * * *

他實在知道。他並不用鐘表：天上的星兒就能告訴他現在是什麼時候。……地和天，白雲和黑暗的樹林，還有河水的光。——至於他是很熟識的，很親愛的。……他並不白白的活上一世。……

他忽然想記那渺茫的過去。……記得他第一次曾同着他父親升到這鐘樓上來。……這是已經很久的了。……却如同在目前一般！……他那時候還是個皮膚白嫩的小孩；眼睛炯炯有神；習習涼風吹在他的頭髮上。……往下一看：人馬房屋都顯得很小，遠遠裏一帶森林，又望着那極目無邊的田畝，眞令人心曠神怡。那白髮的老人瞧着前面的郊原，不由得含笑說道：『那不是還在那裏麼！』

那生命也是這樣。……幼年時候看不見他一點盡頭的地方。……其實從小到老，從生到死，也不過一刹那的工夫。……托上帝的福！——應該到安息的時候了。

艱難的道路已經淸淸潔潔的走完，也應當嘗嘗黃土的滋味。……快了，——已經快了！

*　　*　　*　　*　　*

時候已到。——米海奇又抬頭看了一會星兒，撐起身來，除下帽兒，祈禱了一下，拿起鐘上的繩子。……過了一分鐘，那甜靜的良夜已爲鏜鏜的鐘聲所驚覺。……一下，兩下，三下，四下，……一聲聲都顯出悲哀沉痛的呻吟。……

*　　*　　*　　*　　*

鐘聲止住了。教堂裏開始舉行禮拜。前幾年米海奇常從扶梯上下來，立在門傍，一邊禱告，一邊靜聽唱歌。現在却還留在上邊。他很勞苦，總覺得有點疲勞。他坐在櫈上，一面聽那鐘聲的回響，一面却悄悄的想着。想些什麼？——他自己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燈籠掛在樓上，微微的亮着。老朽的鐘在黑暗裏呻吟着；下邊教堂裏一陣陣吹來唱歌的聲音，繫在鐘心上的繩子爲微風吹着，顫抖不止。……

老人垂頭至胸，心裏正生出斷續不連的意念。『正唱聖詩呢！』——他這樣想着，便覺得自己也在教堂裏。十個小孩在那裏唱聖詩；拿烏姆老牧師舉着那顫抖的口音高誦着聖經；幾百個鄉人齊聲唱着，像熟穗迎風一般，發出抑揚高下的格調。……鄉人又祈禱起來。……許多人他個個都認識，却個個都是已死之人。……那不是他父親嚴正的容顏；那不是他長兄，同父親站在一起，一面祈禱，一面嘆息！那不是他自己正康健，正有力，正充滿着無窮幸福的希望！……這些幸福在那裏呢？……他老人家想着，不由得就發起火來，正好比將燼的火燄一般，反倒光芒萬丈，照見一切過去的生活。……不能忍受的勞苦，憂愁，和掛念。……幸福究竟在那裏呢？他不由得皺着眉頭，傴着背，和他長兄一般的嘆息起來。

那不是他的『年輕愛妻』點着頭站在村婦中間！他實在是個極良善的婦人！可是苦也喫得不少，窮困和工作，還有他自己說不出的憂愁竟把那美貌的婦人生生弄瘦；兩眼發出黯淡的神氣；感着生世的奇厄，臉上常顯出恐懼憂慼的樣子，絕

世容光，消磨殆盡。……她的幸福在那裏呢……他們只剩着一個兒子可是對他的希望和快樂怎能抵擋得住人間的不平事呢。……

那不是有錢的仇敵正伏在地上，哀哀的流着血淚！他正跪着，額撞着地，靜默的禱告。……米海奇的心又沸騰，又悽慘；許多畫在牆上的神像正冷冷的看着人間的憂愁和不平事。……

這些事情全都過去了，全在那裏，後邊呢。……現在這裏全是他一人的世界。……那黑沉沉的塔上，涼風從黑暗裏吹來，搖動鐘上的繩兒。……老人微語道：『上帝審判你們，審判你們！』說到這裏，那白髮的頭不由得俯將下來，眼淚不由得一滴滴流在皺紋的臉上。……

* * * * *

下面有人嚷着道：『米海奇，喂，米海奇！……你怎麼了？睡着了麼？』

老人嚷了一聲『啊！』立刻跳起身來，說道：『上帝！莫不真個睡着了麼？眞沒有

這樣再可笑的了！……』米海奇趕緊拉着繩兒。下邊許多人像螞蟻一般的蠕蠕動着；旗子在空中飄揚着，顯著金黃的顏色。……教堂周圍忽地起了祈禱的聲音；米海奇只聽見下面齊聲嚷道：『基督從死人裏復活！』

這樣潮水般洶湧的呼聲，一句句打在老人的心裏。……米海奇斗覺得蠟燭的光顯亮起來。衆人大聲的嚷着，旗子高高與與的飄着，那睡眼矇矓的風兒也高與起來，拉着一羣呼聲，往自己懷裏一揣，便帶着升到高處去。……

* * * * *

老米海奇終沒曾這樣打過鐘。

他那衰老的心彷彿已經變成已死的銅鈴；那鏜鏜的鐘聲似歌似顫，似笑似哭，一聲聲好像排着隊伍送上青雲去。天上星兒亮亮的照着，鐘樓上的聲兒笑嘻嘻迎將上去，重又笑嘻嘻回到地上。……

大『低音』(Басъ) 洪洪的喊着，提着那又沉重又強大的聲音，喊道：『基督復

兩個『中音』(Тенорь) 爲鐵心所激盪，也高高興興的唱道：『基督復活！』

兩個最小的『高音』(Дискантъ) 不願意落在幾位大哥的後邊，也像小孩似的唱道：『基督復活！』

連那老鐘樓也顫抖着，搖動着；微風打在老人的臉上，也整着兩翼，輕聲說道：『基督復活！』

那垂老的心兒，已經忘掉了充滿着憂愁苦惱的生活。……老人也忘記自己的生活終與那小小的鐘樓相合，也忘記自己是世上孤另飄零的人，正好比爲風雨所打落的老麻一般。……他聽見這種似歌似哭的聲音，一會兒飛到憂苦的天上，一會兒降到可憐的地上，他就覺得他正兒孫繞膝，提着他們歡樂的聲音，齊聲唱着，頌揚老人的洪福，這種幸福和快樂他是一生一世不會享受過的。……老人拉住繩子，不由得淚流滿頰，心裏充滿幸福的幻想。……

下面的衆人聽着鐘聲，都互相說老人米海奇終沒有這樣高興的打着鐘。……

* * * * * *

忽然鐘聲顫了一下，便止住了。……餘音嬝嬝，還在空中繞個不住。……撞鐘的老人沒精打彩的倒在椅上，兩條最後的眼淚還滴在死白的頰上。

* * * * * *

「唉，快上去替換着罷！撞鐘的老人打不動了！……」

一株棕樹

迦爾洵 著
濟之 譯

一個大城裏有一所植物園，園裏有一間花室，是鐵和玻璃做成的。那間屋子裝飾得十分美麗：周圍立着鐵柱子，頂上有鐵條橫七竪八的遮着，和蜘蛛網一般，中間都嵌着玻璃。每到夕陽方下的時候，紅光照着，那屋子便分外的好看。那時候他好像炙得很熱，發出血紅的顏色，正好比一大塊磨成的寶石。

隔着這透光的玻璃，便能看見裏面栽着的各種植物。房子雖是極大，植物生在裏面却覺得極窄。樹根都互相連結着，彼此搶奪各個的水分和養料。各樹的枝條全和棕樹的大葉攪和在一起，把棕葉全給弄折了的也有，弄焦了的也有，那壓在鐵柱上的枝條反把自己毀壞了。園丁時常割斷樹枝，用繩子把小枝葉綑住，使他

不得任意生長，然而這種方法是沒有用處的。種植花草應當在寬闊的地方，讓他自由去發展。况且那些植物都產自熱帶，是嬌嫩發達的生物。他們不由得憶起家鄉的事情，就愁悶起來。那玻璃無論怎樣明亮，——終不是清朗的天。有時冬天玻璃冰凍了；屋子裏面便黑暗得很。狂風吹着，打在窗上，不住的顫索着。屋頂上全蓋着白雪。植物站在那裏，聽着風的吼聲，便想起他處和暖潮溼的風，那種風吹着是可以助長他們的生命和健康的。他們很願意那樣好風再吹一吹他們的枝葉纔算稱心。然而花室裏空氣十分混濁，並且都靜着不動；有時祇見那隆冬的冷風打破玻窗，夾帶着充滿霜雪的寒氣。寒氣到處，枝葉便都摧殘凋零了。

然而玻璃補得很快。一個有學問的總理管着這植物園。他雖然整天在一間特別的小玻璃房子裏拿着顯微鏡，在那裏從事考察，却還很留心那些植物，不讓他們漫無秩序。

這些植物中有一株棕樹，長得又高又美麗。總理題他一個拉丁名字，叫做『阿

得拉。』(Attalea)但是這個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乃是植物家替他起的。他的本名植物家並不知道，木標上也沒有寫着。有一次一個從熱帶——就是那棵樹生長的地方——來的人走到植物園來；他看見那棵樹，便微笑了一下，因爲他觸動了他的鄉思。

他笑着說道：『這個樹我認識他。』一面說着這話，一面把樹的本名說了出來。

那時候那總理正在小房裏削翦樹幹，聽見這話，便喊道：『你錯了！先生！你所說的那稱樹，現在這裏沒有。這個名叫「阿得拉，」產自巴西國。』

這個旅客本是巴西人，但見他說道：『是的，我深信植物家稱這種樹爲「阿得拉，」但是他有他自己本來的眞名字。』

『科學上所題的纔是眞名字呢。』

說這話時，植物家的態度十分嚴厲；剛說完，就把小玻璃房子的門關上，拒絕這個人，因爲他不明白凡科學家隨便說什麼話，應當靜默恭敬纔對。

那巴西人站住了許久，看着那樹，不由得憂愁起來。他想起自己的家鄉，覺得那邊太陽怎樣暖和，天氣怎樣晴朗，樹木怎樣繁盛榮茂，飛禽走獸怎樣多，曠野怎樣闊大，夜景怎樣奇妙。又想起自己走遍了全世界，從沒有遇見一塊地方比他家鄉舒服享福的。他用手摸着那棕樹，彷彿和他告別，便從園內出來，第二天就搭着船回家去了。

然而棕樹還留在那裏。雖然原先他覺得十分難受，十分痛苦，却自從和那旅客相遇以後，益發痛苦困頓起來。他簡直祇是一個人了。又因爲那棵棕樹生長得比別種植物高出五丈，所以大家都不愛他，嫉恨他，並且稱他爲驕傲。這樣長大的身材，眞使人發愁得很；並且別人家全在一塊兒，惟獨他只有一個人，直頂在玻璃蓋上面。隔着玻璃他還能看見蔚藍色的天，雖然那個天不是本鄉的天，却終是塊眞正的天。當衆樹彼此談話的時候，他終是不發一言，獨自在那裏發愁，心裏想着怎樣能長久在這青天下生長纔好。

那株棕樹性喜潮溼，一天問道『快來給我們灌水了麼？我今天簡直乾得要死。』

仙人掌便答道：『鄰人，我很奇怪你所說的話。難道每天灌給這麼許多水還覺得少麼？你看看我，他們給我一點水，我却依舊活着，依舊鮮豔得很。』

棕樹答道：『我們不能這樣客嗇儉省。我們不能生長在極乾燥極無用的地方，跟你仙人掌一般。無論如何。我們是不慣敷衍着生活的。並且你們也沒有什麼可以使人注意的地方。』

棕樹說罷，心裏很生着氣，便不言語了。

那時候由桂樹插嘴道：『就以我而論，這種地方在我覺得十分滿意。固然這邊十分闊損，但是我深信在這邊決沒有人來剝我的皮。』

羊齒草在傍邊說道：『並且人家也並不要把我們個個都剝去了皮。還有許多東西他們竭力和悲慘的生活奮鬬，纔能够達到這種地步。所以雖然這裏是監獄，在他們也彷彿天堂一般。』

那時候肉桂竟把自己皮兒可以剝去的一節忘了。一時氣急，不由得爭吵起來。有的植物贊成他，有的植物却贊成那羊齒草。於是彼此就熱熱哄哄的亂罵起來。如果他們能夠動彈，也早就要打起架來了。

那時候『阿得拉』說道：『諸位爲什麼這般爭吵？難道吵一會子，便於事有濟麼？那也祇能爲着動怒犯氣，增加一己的不幸。不如把無用的爭鬧去掉，正正經經一想自己的事情。諸君請聽我的話！請你們高高的生長起來，把枝葉放大開去，壓倒那玻璃和窗框；使花室破成碎塊，我們出去，便得自由。如果祇有一根枝兒頂到窗上，一定是要被他們割斷了的。但是如果有一百多根極有力的大幹，他們便用什麼法子來對待呢？我們祇要和和睦睦的做工，勝利不久就見了。』

起初大家聽着棕樹那話，全都靜默着不作一聲，並且也不知道從何說起。後來棕樹覺悟出來，不由得決然說道：『這些全是傻子。』許多樹不由得『傻子！』『傻子！』的嚷起來，大家齊聲說『阿得拉』所說的完全

是譫語但見他們呼嚷道：『完全是夢想譫語！糊塗的想頭！窗框異常堅固我們決不能毀壞他；就是能夠把他毀壞了，却怎麼樣呢？祇須來了幾個提刀架斧的人把樹枝割掉，裝好窗框，什麼事全都照舊，不過是白白的被人家割去些樹枝罷了。』

『阿得拉』說：『那末就隨便你們的意思罷。我現在也祇想管我自己的事情。任你們平平安安在這裏過活，任你們怎樣吵鬧，任你們永遠在這玻璃罩下蜷伏着！我自己走自己的路。我願意能夠不隔着這柵欄看見天日，我這就要看見了！』

棕樹言畢，很驕傲的看着在他低下的樹頂，這些樹沒有一棵敢同他說話的。棕樹便同他的鄰居『秋蟬』(樹名)說道：『哼！快看！快看！看他們如何能割下你的頭，使你不能自尊自大。』

別個植物雖然全都靜默不言，却對於『阿得拉』那番驕傲的話是沒有一個不生着大氣的。惟有一棵小草毫不生氣，也不把棕樹驕傲的話引為恥辱。這棵草是花室中植物裏最可憐最卑賤的東西，又軟弱，又蔓生，還帶着凋萎的粗葉子。他並

沒有什麼特長，惟能當作花室裏佈蓋光地的用處。他圍着大棕樹的根，極聽他的話，所以他以爲棕樹的話終是有理的。他不曉得南方的風土，却也受空氣和自由。所以那個花室在他看來如同監獄一般。他想自己是個極弱極無能力的小草，祇有依賴這棕樹過活還好些。他就緊圍着棕樹，誠誠懇懇的說道：『爲什麼我不成個大樹呢？我很願意聽你給我出主意。我們一同長高，一同出去享受自由。豈不很好麼？那時候別人家都能見出「阿得拉」的話終究是有理的。』

但是他並不是大樹，却是一棵又小又萎黃的草兒。他沒有什麼能耐，祇能服服貼貼的偎依在『阿得拉』身傍，低聲細語的把自己的愛情和想享幸福的欲望訴說給『阿得拉』聽。

他說道：『自然我們這裏都不及你們那裏溫暖，天氣也不及你們那裏清朗，雨更不及你們那裏的滋潤，可是究竟還有天，有太陽，有風。我們這裏也並不像你和你朋友似的，又有長枝，又有大葉，但是我們也生長着很好的樹，如松樹，樺皮樹，我

是個小草，自分永世也不能夠達到自由，然而你却是又高又強的啊！你的體幹十分強硬，不久就能生長到玻璃蓋那裏。你把他打破了，便可以重睹天日。那時候祇須你能把那邊的好處說給我聽，我也就十分滿足的了。』

棕樹問道：『小草兒，你爲什麽不願意同我一塊兒出去呢？我的軀幹又硬又堅。你不妨靠在上面，爬將過去，我身上帶着你這麽一點還不覺得什麽。』

小草說道：『不，我往那裏去？你看我又黃萎又軟弱：我還不能長得像你枝兒一樣。不行，我不是你的好伴侶。還請你自己好生去長大罷。我祇有一件事情請你記着：當你能够出去得着自由的時候，千萬有時能想念想念你的小朋友！』

於是棕樹就生長起來。那些參觀花室的人個個都驚奇那棕樹會長得這般高大。他一月月的漸漸長高起來。植物園總理見棕樹這般怒長，便驕傲起來，彷彿自己的知識很好，建築那花園又極得法：所以棕樹能够日就長大。

總理常對人說道：『請看這棵名叫「阿得拉」的樹。這種高大的樹本就是在巴

西也很少見的。我們用盡自己腦筋，使植物能在溫室裏同在外面一樣自由發展，我以爲總算能夠得着些許成效啊。』

總理一壁說着露出得意之色，一壁用自己手杖擊打那堅固的大樹。響聲震動全室。棕葉不由得搖擺起來。如果他能夠說話，我想總理一定聽得見他暴怒的喊聲！

『阿得拉』想道：『他以爲我這樣生長是求他的喜悅的。那就讓他這樣想去罷！』

他用盡氣力來拉長自己身子，也不問根和葉怎樣稀鬆。有時他覺着自己距離屋頂已經不遠。他便越發興奮。也慢慢的走進窗框那裏了；到了後來，一個小葉已經觸在冷玻璃和鐵棒上。

許多植物都說道：『看，看，看他生長到那裏去！難道果眞具着絕大的決心麼？』

羊齒樹道：『他生長得多可怕啊！』

秋蟬樹在旁邊插嘴道『呀怎麼了怎麼這樣長起眞怪極了何必這樣拚命這樣長也是一般無效果，一般不能出去。柵欄是極堅固的，玻璃是極厚的。』

過了一月餘，『阿得拉』長得越發高了。到了後來，他已經滿長到玻璃蓋下面。再長已經是沒有地方的了。軀幹不由得彎曲下來。他還是不加顧惜，極力的生長，一點不管柵欄是鐵做的不是。

在那時候，小草眼見着他這般奮鬬，不由得驚惶起來，便問他道：『請問難道你不覺得痛麼？如果窗框果眞這般堅固，不如退避一下的好麼？』

棕樹說道：『痛？既願意出去享受自由，還管什麼痛麼？這不是上次你自己來鼓動我的麼？』

小草道：『對了，固然是我鼓動着你，但是我不知道這件事情這般難做。我眞可憐你。你受苦極了。』

棕樹道：『你軟弱的小草，請你住口！不要憐惜我！我不死便得自由！不得自由便

死！』

正在說話的時候，忽然發出一聲巨響。厚鐵網已經破損。玻璃碎片漫天亂飛。總理連忙從花室裏跑出來，一塊玻璃片打在他的帽上。他眼見這種樣子，不由得喊起來道：『這是什麼會事呢？』趕緊跑得遠遠地來看望那房頂。但見玻璃頂上已經高高的挺着碧綠的棕樹幹。

棕樹已經挺將出來，便獨自想道：『就是這樣子麼？我費了許多工夫，受了許多苦痛，難道就得着這一點麼？這就算達到我最高的目的了麼？』

那時候正是深秋天氣，雨絲雪片；冷風低低的捲着灰墨的雲，吹在棕樹身上，正彷彿攻擊他一般。樹木都快凋殘，生氣索然。祇有老松身上還掛着綠針。他們個個都憂憂愁愁瞧着那棕樹，彷彿對他說道：

『你快凍死了！你不懂得什麼是冷，你那裏會受得了呢？誰叫你好端端又要出去這暖屋呢？』

『阿得拉』全身凍僵,自己明白事情已經弄僵,再回到屋裏去了麼但是已經回不去了。也祇能立在寒風中間,忍受着利刃似的寒氣;看看昏暗的天,殘敗的萬物植物園,極汚穢的後院,還有隱現在大霧中的寂寞的城。他不由得生出絕大的苦痛,不知道究竟怎麼個辦法。

總理想在棕樹頂上再做個玻璃罩子,忽又想起這個並非長久之計,過不了多少時候,他還是要長出來,依然是要把蓋頂衝破了的。並且用費也非常鉅大,不如鋸去的好。想罷,就命人把那棕樹鋸將下來。

於是動起手來。用大繩索把棕樹緊緊繫好;又恐怕他被鋸折了的時候。落將下來,打壞了花室的板壁,便緊貼着樹根鋸下去了。纖弱的小草不忍捨去自己共患難的好朋友,仍是緊抱着樹根樹幹,也就被人鋸去了。衆人把棕樹搬出室外,剩了些殘枝敗葉,亂堆在地上。總理說道:『快把這些東西扔出去,這些東西一點也沒有用處,祇能蹧塌房屋罷了。還是把他擡開,換些別的花木來種種。』

園丁便成抱的把殘枝敗葉拋將出去，扔在後邊院內。從此棕樹便躺在泥裏，覆着霜雪，無聲無息的死去了。

一夜

俄國迦爾洵著
韞玉譯

一

放在寫字桌上的一個錶，疲勞得不堪的翻去覆來發出那嗁噠嗁噠的兩種聲音。就是那最敏捷的耳朶，也難將這兩種聲音分別得出來，然而坐在棹邊的憔悴不堪的錶的主人，覺得這種聲音，彷彿和一首唱歌差不多。

他心裏思量着：『這是一首不快活的唱歌，即是時間自身的歌，并且顯然還是專爲我唱的。因爲要啓發我，所以才唱得這樣的單調。三年前，四年前，十年前，和現在是一樣的嗁噠嗁噠，就是再過十年也必定仍然和現在一樣。』

他那憂鬱的目光，向着錶看了一下，立刻又回復了原來的地位，朝空望着，一動也不動。

『在這啼噓的中間，世上一切生活的態度——憂愁和快活，心碎和勝利，怨恨和戀愛——都不得不同時度過去。只有現在，在這深夜裏，全市全家裏所有的一切衆生，都在睡夢中的時候，除却我自己的心房跳動的聲音，和這個錶的啼噓啼噓而外，別無些微的聲息的時候，——只有這個時候，我才覺得造成人生的什麼憂愁，什麼快樂，什麼勝利——一切都不是實在的，因爲有些是我曾經和他奮鬬過來，有些居然可以免過，無論屬於那一方面，那理由都很明晰。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人生只有一件實在的東西，就是時間，時間是一往直前的，也不知道感情，也不知道慈悲；那些只有幾分鐘可活的病人，很希望他延長一下，然而他的步趨決不肯稍微展緩一點；那些覺得世間太過於憂苦的人，很希望他如同夢幻一般的度過去，然而他的步趨決不肯稍微加快一點；這樣只能由煞尾方能感覺着的時間，

現在我聽得眞是明明白白。』

這個可憐的人這樣一面想着，那錶却一面仍舊㖒噠㖒噠的翻來覆去的唱那永久的時間歌，將他的種種記憶，一一提了起來。

『這眞是一件奇事，我知道有一種聲音或是談話中的題目，或是詩歌的結尾詞，都可以將若干年前的景況全體提起來。我記得有一次我伴着一個病人，來了一個意大利的按風琴的人，在我們的窗邊站着，正當這個時候，病人將頭垂着，連喘連咳的，說出幾句不相聯貫的話來，就咽了氣，同時有一陣樂聲，由風琴吹入我的耳裏。從此以後，只要我一聽着這種聲音，立刻我的眼前，就出現了一個皺折的枕頭，上面睡着一個蒼白色的臉，或者只要我一看着那裏有喪事，立刻我的耳朵裏彷彿就聽見了一個風琴在那裏奏着的一般。越想越是可怕，但是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又不由得不去細細的想。何以一個錶的聲音，在許久以前就聽慣了，何以聽着這個聲音，就能夠將我一生的事，都提了起來呢？

『這個聲音彷彿是說「你還記得嗎，你還記得嗎？」我當然記得！並且還記得異常淸楚！連那些與其記着到不如忘了的好的事，都記得淸淸楚楚的。由這些記憶，令我的形容，爲之變色，我的拳頭，也不知不覺的握緊起來，在桌子上重重的擊了一下。……這一下却將錶的聲音震啞了，暫時我聽不見他的聲音了；但是這也不過一瞬間的淸淨，過了一會，又依然大模大樣，有意和我爲難，不間不斷的響了起來。

『「你還記得麼？你還記得麼？……」是的，我記得！並不消去追想。我的一生全都記得。全都在我的眼面前一般。這裏面莫非還有甚麼可以自誇的嗎？』

他一個人發出乾澀的聲音，大聲的這樣喊着。他以爲他一生的事都湧在他面前一般。他陸陸續續的想起了許多的悲慘的事件，裏面的主人公都是他自己。他又想起了他一生所做的錯誤和罪惡，逐一的溫習了一遍，怎樣也尋不着一點光明的地方出來，並且覺得都記遍了，然後才自己加了一句按語說道：『不特沒有

漏了一件並且除此而外實在沒有存在的了』

一個很弱很膽怯的聲音從他的靈魂的很遠的一角，發出來說：『夠了；當眞除此而外沒有存在的嗎？』

但是他沒有聽見這個聲音——或許他故意裝着沒有聽見，仍然繼續着責備他自己。

『我已經將我的記憶，全體都檢查過了，我的確沒有錯誤——我實在沒有立足之地，沒有出發的地點。出發點——向什麼方向出發？我雖然不知道什麼方向，總之要脫離這萬惡的社會。

『過去的種種，沒有一件是靠得住的，完全都是虛僞，都是欺詐。我說謊話，欺騙別人，甚而至於連自己也欺騙過。好像裝空架子的人，到處向人借錢，欺瞞着別人，說是自己有許多的財產，——這些財產實際上雖然不曾夢想過，然而他却硬要說是實在的。——我這一生也是這樣自己欺騙自己。現在要結賬了，我要破產了

——欺騙上的破產。』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異常緩慢，好像是很得意似的。他却不知道他認定他自己一生是欺騙的一件事，就正是在說謊，自己正在欺騙自己，因爲他從來沒有貶人如像現在貶他自己的這樣利害。若果是別人貶他，只要有今天晚上他自己貶自己的十分之一的程度，他早已臉紅筋漲起來了，臉紅幷不是因爲被別人指出事實來發生的羞愧，實在是憤怒。他現在自己這樣嚴酷的責備着自己，一毫也不憐惜，要是別人稍微觸着他一下，他不知道要怎樣的對待呢。

到底他着了迷沒有？

他弄到後來，簡直連說『我是清醒明白的』一句話的勇氣都沒有了。在他的腦筋裏面，却有幾種不同的聲音，在那裏發話，那幾種裏面，究竟那一種是他自己的聲音，他也分別不出來。第一種的聲音，洪亮而且清晰，責備他的話也很明白。第二種的聲音，雖然不甚明瞭，但是糾纏不休和吵鬧一般，有時第一種的聲音都被

他壓住了說道『爲甚麼要這樣自己責備自己還是欺騙自己還是欺騙一切人等，一直欺騙到底的好些？將你自己所沒有的，都在人前裝飾出來，一切的事情就好過去了。』還有一個第三種的聲音，說道：『夠了，當眞除此而外，沒有存在的了嗎？』這種聲音說得異常細微，幾乎聽不淸楚。並且他也不想去聽他。

『「欺騙一切人等。……將你自己所沒有的，都在人面前裝飾出來……」

『莫非我一生中未曾這樣努力過嗎？莫非我未曾欺騙過別人嗎？莫非我未曾演過這樣的滑稽嗎？果眞這樣做去，一切的事情都好過去嗎？結果只不過像失敗的伶人罷了。就是現在我還不能成我本來面目呢。究竟我果眞知道我本來面目是甚麼？我的腦筋眞亂極了，實在想不出來。但是並不要緊，我想了好幾點鐘，覺得我的確病了，口裏說的甚麼，連我自己也不肯信，就是現在我快要斷氣的瞬間，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果眞我還並沒有死嗎？』

『不錯』他把拳頭抵着桌面，大聲的喊着。『最要緊是要將這個解不開的死結，一刀斬斷，纔是一勞永逸的辦法。既然這樣，又爲什麼要拖延不做，使我的精神受苦，差不多快要爆裂了呀？已經決定了的計畫，從八點鐘一直坐到現在還不實行，好像是一個石像一般，到底爲的是什麼？』

他急急的由他的皮領大衣口袋裏抽了一隻手鎗出來。

二

他就坐在那一個地方，從夜間八點鐘一直到了午前三點鐘。

在七點鐘的時候，他離開了他自己住的地方，僱了一個馬夫，乘着雪車，一直跑到市外最遠的一處，那裏有他的一個朋友住着，是一個醫生，今天晚上和他的妻要去看戲，這是他已經知道的。所以他到這個朋友家裏去，明知道會不着他們，但是他並不是因爲要會他們才去的。他是常來慣了的客人，所以主人縱然不在家

裏也可以進屋裏去只要進去他的目的已達到了

『是的他們一定許我進去。我只說我要留個字條就得了。但唯願段亞夏不要站在我的旁邊監視着我纔好。……喂，老頭子，跑快點！』他這樣催着馬夫。

馬夫是一個身材很小的老頭子，腰也灣了，背也駝了，頸上圍着一塊有顏色領巾，套在外衣的寬領上面，帶黃色的灰色頭髮在那大而且圓的帽底下蓬着，嘴裏面不斷的用舌頭打着聲音，聽見客人催促，纔將馬韁勒了一下，接着又將舌頭打一下，方纔喘着抱怨道：先生請放心，就快要到了？……快跑，你這可惡的畜牲……那裏來的這樣壞馬！……就要到了，就要到了！』他用鞭打了那馬一下，馬只不過把尾略掃一下罷了。『我到很想討先生的歡喜，不過馬房只給我這樣一匹馬，叫我也沒有法好想。馬房的主人對我說，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所以租這一匹老馬給你，恰恰配成一對。年輕的人笑得不得了，不知道和他們有甚麼關係？他們那裏能够懂得。』

『他們不懂得甚麼?』坐在車中的這位客問着,這個時候他心中正在思量要怎樣纔能使段亞夏不在房裏監視着自己。

『他們不懂得,先生。他們不懂得。他們怎樣會懂得呢?他們又笨又年輕。這地方最老的又只有我一個。侮辱年長的人還可恕嗎?我今年已經八十歲了,他們不過才在長牙齒罷了。我曾經當過二十三年的兵。……哼,你這老廢物,怎麼這樣慢,是凍僵了嗎?』

他又打了他的馬一鞭,但那馬一毫也不瞅睬,他又接着說道:『真是沒有辦法。我又何嘗不希望今年纔二十一歲呢。——快走。——你看他怎樣的搖他的尾!』

一家很大的鋪面的玻璃窗裏有一架鐘,那鐘上的時針,此刻已指着七點半了。

車上的客想着醫生和他妻:『他們必定已出門了。但是或許還未出門也說不定。——老頭子,得了罷,不必趕快了。慢慢的走就得了,我並不要急呀。』

『知道了,先生』老馬夫很快活的答應着。『走得慢尤其好。喂,你這老廢物——』

以後又靜靜的走了一刻，馬夫的膽子漸漸的大了起來，突然轉過臉來向着車上的客人問道：『我要請教你一件事。我們的同件裏面，有一個名叫伊萬的人，年紀很輕，不過二十五歲，或許還不到二十五，不知道究竟爲的是什麼事，竟至自殺了。』

『誰人自殺了？』車上的客人用着乾澀的聲音輕輕的問着。

『自然是伊萬西篤羅夫。他是我們中的一個。是一個很活潑的青年，做事又很勤敏。禮拜一的一天，我們吃過夜飯，就去睡覺。伊萬却不吃飯，就去睡覺。據他自己說，他的頭痛得快要裂開了。我們大家睡着了之後，半夜中，他一個人扒起來，跑了出去。沒有一個人知道。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們起來去套馬，纔看見他掛在馬房的一個木釘上。他把木釘上面懸着的馬具，取了下來放在一邊，在木釘上面繫了一條繩子……唉，說起來眞是悽慘！這個馬夫到底是爲的一回甚麼事，要懸樑自盡呢？怎樣會有這種事呢？眞是奇怪極了！』

『為的甚麼緣故？』車上的客人，帶咳問着，一面將插在毛領大衣裏面的兩隻手顫巍巍的摟緊大衣。

『當馬夫的人，那裏會去想這種問題。現在的生意，這樣的難做。一大早就要起來，天還沒有見亮，就得要將車套好趕了出去。霧又濃，天氣又冷。只有走進飯館裏去，纔能取得一些兒暖氣。至少要將租馬的兩盧布半，和吃飯睡覺的錢找來。還能夠有多餘的時候，去想旁的事嗎？你們就不同了。吃着「容易」飯的人，頭腦裏面什麼多堆滿了。』

『吃着甚麼飯？』

『吃着很容易得來的麵包。所以腦筋也就很靈敏，穿着整齊的禮服，飲着茶，在房子裏走來走去，裝滿了一頭腦的為非作歹的思想。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我從前當兵的時候，我們的旅團，駐在柯克州，那裏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副官，名叫V公爵，我就被派作他的護兵……』

『到了，到了！……』車上的乘客，突然大聲叫了起來。『就在這裏，在路燈的旁邊。由這裏等我自己走去。』

『隨便先生想怎樣辦都好。想自己走就自己走。謝謝你，先生。』

馬夫將車折回原路，在那風雪之中趕了回去，這位乘車的客人，慢慢的拖着脚步向前走去。十分鐘後到了他希望的那一家的門前。由前面的樓梯，走到三層樓上，在一扇用綠呢鑲的門前止住，門上還有一塊磨得異常光亮的門牌，他將電鈴按了一下。當他站在那裏等候裏面的人出來給他開門，那幾分鐘好像是永久不會完的一般。忽然糊塗起來；一切都消滅了；苦惱的過去，馬夫的囈語，眞巧極了，逼得他不能彀不步行起來，以及最初要想跑到這裏來的那一念，現在也都消滅了。他的眼前，只有一扇用綠呢鑲的門，四周用黑帶子圍着，上面裝了許多的小銀釘。除此而外，舉凡世上一切的事物，他都忘却了。

『呀，原來是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先生！』

開門的是段亞夏，手裏執着蠟燭。

『主人和主婦剛纔出去纔下樓不到一分鐘的光景。你怎樣未曾見着他們呢？』

『出去了，這眞是不巧啊！』他用一種很奇怪的聲音說着，段亞夏不由得定着眼睛望着他，面上露出幾分爲難的樣子出來。『我有要緊的事情來會他們。段亞夏，我想到你主人的書房裏面去歇一下……我可以進去麼？』他很膽怯的問着。『我只要進去一分鐘就得了。想留一個字條給他。——沒有甚麼妨礙麼？——』

他望着她這樣的問着，連大衣和套靴都不脫下，脚也不移動一下。

段亞夏弄得糊塗起來，很悲傷的說道：『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先生，你怎麼樣了？我又沒有……，這又不是頭一次。請進來罷。』

『是的，又何必如此呢？我爲甚麼要這樣說呢？她一定要跟着我進去。我非將她遣去不可。叫她到那裏去呢？她一定料得到。或許她已經料着了，也說不定。』

段亞夏並沒有料着什麼，只不過看見這位客人的奇怪樣子，和奇怪的言語，嚇

了一下罷了。主人主婦出去了，房裏只剩下她一個人看守，只要有一個人來陪她五分鐘，她也是極其歡迎的。她將蠟燭放在桌上，在門邊站立着。

『走開，走開，求你走開！』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心裏這樣想着，他在書桌邊坐了下來，取過一張紙，不知道要怎樣寫纔好，只覺得段亞夏注視着自己，好像是在研究他在想些什麼似的。

『彼得尼古拉維奇君』他寫了一個字要停頓許久，『我來訪你，因爲一件很重要的事——』

『這件事，就是……』他口裏念着，心裏却在想：『她儘站在這裏，如何是好——』突然大聲說道：『段亞夏，請你給我掛杯水來。』

『知道了，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君。』接着走了出去。

這位來訪的客人，立刻站起身來，用脚尖貼着地面，急急的向着一張沙發走去。沙發上面懸着些手鎗短劍，是這位醫士在俄土戰爭時用過的，他輕輕的將手鎗

套子的帶子解下，把手鎗抽出來，裝在他的毛領大衣的插袋裏去；然後又由鎗套上面附着的一個彈藥盒裏面取出幾粒鎗子來，也裝在插袋裏去。三分鐘後。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將段亞夏給他斟來的水飲乾，又將那張未曾寫過的信封好，回自己的家裏而去。

『這下可以收場了，』他的腦筋裏這樣想着。但是他一到家裏，並不立刻收場。先走進他自己的房裏，將門鎖上。大衣也不脫，就向一張安樂椅坐下，又胡思亂想起來，定着眼睛虛空的望着，先望着壁上懸着的像片，後又望着桌上的書，又望着牆壁上面貼着的紙上的花紋，耳朵裏聽着錶的機械嗁噠嗁噠的響聲。錶是他自己原先放在桌上，業已忘却了的。他這樣坐下來，連一條筋肉，也未曾動一下，一直到了夜深，到了本書開始的時候。

三

那枝手鎗很不容易由那個窄狹的衣袋裏出來，等到取出來放在棹面上他纔知道只剩下一個子彈了，其餘的全都由插袋中的一個小洞漏了下去，一起都進了大衣的夾層裏面去了。——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將大衣脫下，正要想去拿一把小刀來，將大衣的裏子剖開，好取出那些子彈，忽然他那乾燥的嘴唇角上，現出似笑非笑的樣子，就不去取小刀了。

『何必還要這樣費力做什麼？只要有這一粒，也就穀了。是的，只要有一顆，就可以使一切的東西永久消滅了。全世界也都一齊消歸烏有；也無所謂後悔，也無所謂不滿，也無所謂自責，也沒有可惡的人故意裝成親切直率——也沒有那種人雖然爲人所鄙棄，但是當着面前，依然還是要去敷衍他們的。這樣一來，也不會欺人，又不會自欺；只有眞理，只有眞正一無所有的永久眞理。』

"他又聽見他自己在那裏說話了。他早已不能說是單在想像了，他聽見很大的聲音，在那裏說，所說的話都是他很不願意聽的。

『又來了……你死到臨頭了——就連自殺也還是和引用別人說的話一般。你到底是在什麼人的面前，責備什麼人？……不是在你自己的面前嗎？算了罷，可以不必這樣了。』他用一種苦痛和失望的聲音，翻去覆來的說着，一方面伸着顫巍巍的手去打開手鎗的彈室。好容易才打開；又將那塗滿油液的子彈，輕輕的裝進彈室裏面去，開鎗的部分也沒有一點毛病。阻礙他的死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手鎗是頂好的軍官用的手鎗；房門是已經鎖牢的，決沒有人能彀進來。

『現在是時候了，亞歷山白特羅維奇！』他將手鎗的把子緊緊的握着說。

忽然腦筋一轉，想道：『但是遺書怎樣呢？我不能夠一個字也不留下，就這樣死了。爲什麼緣故呢？寫給什麼人呢？什麼都消滅了，什麼都沒有了。還和我有什麼相干？雖然這樣，我總得要寫。我能夠完全自由將我自己的事情寫得出來，不受旁的事情的累麼？最要緊的，能彀不受我自己的累麼？這是很不容易辦得到的。』

他將手鎗放下，由匣子裏取了幾張紙出來，試了好幾個筆頭，都是壞的，寫不成

字，將紙弄破弄污了好幾張，才寫成『聖彼得堡，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八七〇……』的幾個字。以下他的手就順着紙上東倒西歪的寫了許多的文句出來，不過祇有他自己才能夠認識得出罷了。

他寫出他自己快要死了，因爲後悔一點用處也沒有，所以他死得到還安靜。人生是一個極大的虛僞。無論他實在愛的人或是他並未曾假裝過去愛的，那些人都不能彀救他的命，因爲凡可以由他們得的助力，他都全用盡了——不然，不然，不是這樣——因爲由他們無論甚麼樣的助力，都得不到，因爲自從他完全了解他們之後覺得他們一點意思也沒有了。他又寫他對於他自己，眞能了解了。他知道他自己除了虛僞而外，別無所有；他一生所做的事，決沒有一件是善意去做的，全都出於惡意；他一生之所以沒有做過大錯事，並不是因爲沒有做惡事的性質，實在不過是怕人指摘罷了。他又寫雖然這樣，總不至於比其餘那些臨死不悟的人還不如，所以他並不向他們求恕，他對於他們的輕蔑，和對於他自己的輕蔑，完

全是一樣。最後寫了一句無意識的話，作爲收尾：『請了，世上的人們！請了，你們這些兇殘的怪物！』

除了署名以外，全都寫完了。寫完了之後，他覺得很興奮；熱血一直湧到他的頭上來，好像就要由他那大汗淋漓的額上，迸出來的一般。把手鎗也忘記了，把一死即可免熱的事實也忘記了。站起身來，走到窗邊去，將玻璃的護窗打開。一陣冷風吹了進來。外面的雪已經止了，天空一片雲也沒有。街對面是一個白色的花園，全被冰柱籠着，在月光底下，顯得來異常光彩奪目。天邊有幾點星可以看見，內中有一顆比旁的覺得還要亮些，發出一種帶紅色的光來。

『這不是亞屈拉星嗎？』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口裏說着。『自從我見了這顆星以來，不知道已經有許多年了。自從我出了學校以後就沒有見着他了。』

他的眼睛不肯離開那顆星。忽然有一個人，穿着一件外衣，拖着半僵的脚，順着路旁急急的跑了過去。接着又有一駕馬車，在那凝硬了的雪地上走來，一個馬夫

駕着上面載着一位肥大的客人——但是亞歷山白特羅維奇依舊站在窗前如像石彫的像一般。

『非死不可！』他後來這樣說着，走回桌子旁邊去。由窗子到桌子，不過只有幾步路的光景，然而在他看去，好像走了許多年的一樣。他剛把手鎗拿在手裏的時候，忽然由那開着的窗口，送進來一陣很遠但是很明瞭的鐘聲。

『鐘聲！』亞歷山白特羅維奇，驚異的叫着，把手裏拿着的手鎗，又放在桌上，身子向着沙發又倒了下來。

四

『鐘聲！』他重復的說着。何以會有鐘聲？莫非是教堂裏在做禮拜嗎？祈禱的人們……禮拜堂……悶死人的熱氣……蠟燭。衰老的教士米客爾神父，用着悲哀的怪聲音在那裏祈禱，他的助手用着很低的聲音陪着。眞令人想睡。由窗口透了

些曙色進來。他的父親站在他的旁邊，垂着頭，急急的畫着十字。他們的後面有許多農夫農婦，俯伏着一動也不動。……這些不知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太過於久遠了，幾乎如同未曾經過的一般，好像不是他親眼看見過的，也不是在書上讀過的，又不是從別人聽得來的。不然，這些都是實在的事，那個時候的情形比現在還好些。是的，不特是比較說，實在是好得多。若果現在也能彀那樣，又何至於要告助於手鎗呢？

『完結了罷！』他的耳邊聽見一個微細的聲音說着。舉眼望了手鎗一下剛要伸手去取，忽然又縮了轉來。

『你怕麼？』那個細微的聲音又說。

『不是的，並不怕甚麼。有什麼可怕呢？但是這個鐘聲！是什麼緣故呢？』

他又望了錶一下。

『這一定是早晨的禮拜。人們都要到教堂去。有許多的人覺得去教堂是很快

活的。無論怎樣，他們口上總是這樣說的。不惟如此，就是我從前，也覺得到了教堂裏面，就好過點一樣。那些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後來，就沒有這種感想了，一點也不會覺得好過了。這才是眞理……眞理！眞理到了這一瞬間，方纔探着！」

這一瞬間好像是不能免的了。他慢慢回過頭去。又望着手鎗。那是一枝政府許可的模範手鎗。是斯密威遜工廠造的。曾經上過一次銹，後來因爲在醫生家裏陳列了許久，光亮了許多。手鎗的後面正對着亞歷山白特維維奇，所以他可以淸淸楚楚的看見鎗的木柄，和柄上的小鐵環，預備繫索子的。又可以看見裝子彈的部分，和正對着牆壁的鎗口。

「這就是死神了！非將他捉住不可。」

街道上面異常淸靜；沒有車子經過，也沒有人行走。沉寂之中，又聽見遠遠的那個鐘聲在那裏響。音波由窗口侵入房裏，達於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的耳裏。鐘聲向着他好像似用一種外國語言一般，告訴他很重大，很嚴重的事。一聲接着一聲，一

直到了最末的一聲，纔由大空中微微的散去。鐘聲的使命就此完了。煩悶的人聽去，覺得除開自己所不能擺的狹窄世界而外，還有別的地方，覺得自殺是很不可避的。從前的記憶，一片不連一片的，湧現出來，好像一種不可抵抗的波浪一般。這一夜之中，他所想到的業已不少，好像將他一生的事都想遍了，將他自己已經透澈的看出來了。現在他才覺得還有一方面遺漏，就是先前他的靈魂用着很膽怯的聲音告訴他的。

五

你還記得幼年時代和你父親住在一處很遠很遠的鄉村裏面的時候嗎？你的父親是一個很不幸的人，但是他很愛你，比愛世界上什麼東西還要利害些。你還記得冬天的晚上，和他坐在一起，他一心不亂的算賬，你讀你的書，浸着油的蠟燭，發出帶紅色的火光來，漸漸的暗澹下去，後來你拿着剪燭鋏，將燭心剪下去的事

情嗎？那是你的職分，你盡你的職分異常鄭重，所以每次你的父親，都由他的大賬簿抬起頭來，用着感動和慈愛的眼光望着你。你也望着他。

『父親，你看我已經讀了這許多頁了。』你一定要這樣說，並且用手將你讀過的頁數拿着，去給他看。

『再讀罷，我的小朋友，』你的父親一定這樣答應，接着又埋頭去清他的賬。

他隨你愛讀甚麼，就讀什麼，以為只要於你有益就得了。一方面你讀了又讀，也不懂得讀的東西是什麼意義，完全是隨着小孩子的心性，一直讀下去。

是的，那個時代，紅色就是紅色，並不知道是紅光的返射。那個時代，一切的物事都是只有直觀的。那個時代幷沒有現成的感覺和思想的容器，人們將感覺得來的一切，都收入裏面去，也不管那容器到底適當不適當，堅固不堅固，他如果愛某人，當然就只知道愛他。

他的眼前忽然湧出了一副美麗的笑容出來。

還有她呢？你不是也很愛她嗎？我可以斷言到底還是在玩弄自己的感情罷了。好像至少現在這一瞬間，我所說的所想的都是誠懇的。——眞不知是怎樣的一種苦痛，就是遇着幸福，好像一點也不似幸福的一般，若果我能彀向時間叫他停住！稍等一會！因爲這個時候很好——我還是繼續思想的好——我還是教他止住的好嗎？其後又怎樣呢？接着不得不將時間驅逐開去……但是去想這些事，又有甚麼用處。我要想事情必得要想他們的眞像，決不能去想他們的外觀。

但是所能想的事情並不多，僅有幼年時代。在他的記憶裏面，只剩下一些不相連續的斷片，他此刻很熱心去搜尋這些斷片。

他想起那座小房子，他和他父親對面睡覺的那間臥房。想起他父親床頂上罩着的彫刻。每天晚上他睡着了的時候，看着那些窗帘上，現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花，鳥，還有許多的面孔。他又想到每天早晨他們用來取煖的稻草的氣味。很忠實的尼古拉斯時常都由外面拖了許多的稻草進來，把過道都塡滿了，又整把的塞

進火爐口裏面去。在火爐裏燒起來，發出很明瞭的光，那股氣味覺得很受用；只不過略略帶得有點辣味罷了。亞勒謝(即亞歷山大)每每在那爐旁一坐就是幾點鐘，但是他的父親總是叫他去飲早茶，飲後，就教他的功課。他又記起他怎樣的不懂小數算法，他的父親怎樣的發怒，一面又想方設法的極力給他講解。

「我恐怕連他自己也未見得怎樣懂得呵。」他心裏這樣想着。

再後說是聖書的歷史。亞勒謝頂歡喜的就是這一門功課。那上面都是些可驚可駭的事件偉大的人物。如像肯；(亞當之長子手刃其弟亞倮爾者)約瑟福的歷史，埃及的皇帝，最大的戰爭，老鴉是怎樣的送食物給預言家艾里季。接着就是一副圖畫。艾里季坐在一塊石頭上面，膝上放着一本大書，兩隻雀嘴裏啣着些園東西，向着他飛去。

父親，你看烏鴉啣着麵包給艾里季呢，但是我們用的吳伽却從我們取一切的東西。

尼古拉斯心裏想像着一隻很馴的烏鴉，長着鮮紅的嘴殼，和紅色的脚爪，必定會從沙發的後面橫飛過來，伸長着頸子，想要將牆壁上面懸着的那個光彩的畫額，摘取下來。這個畫額上面，嵌着一個水彩畫的青年的肖像，前額極其光滑，穿着有肩章的深綠色軍服，戴着一條又高又紅的領，鈕洞上插着一個十字架。這就是二十五年前他的父親。

老鴉和這個肖像，在他腦筋裏面，湧現了一下，立刻又消滅了。

『以後又怎樣呢？後來又想到一顆星，一間草房，一架馬槽。這個馬槽好像很新奇的一般，我雖然曾經在馬棚牛欄裏面，見過不少。但是這種馬槽，却是有一種特別不同的去處。』

他們的習慣，研究新約不及研究舊約那樣仔細，也不用那種有插畫的厚書。他的父親常常向着亞勒謝說耶穌的故事，有時還大聲的將那福音整篇的讀給他聽。

「『但是無論誰要打你的右臉，你須得連左臉也送給他去。』」亞勒謝，你懂得麼？」接着他的父親長篇大論的解釋給他聽，他却不肯去聽，反用話來遮斷他，說：「父親，你還記得獨米屠理伊萬諾維奇叔父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麼？那件事情就是這個樣子。他打了拓馬斯一個嘴巴，拓馬斯動也不動，獨米屠理伊萬諾維奇叔父又朝那邊打了他一下，拓馬斯還是不動。我看得替他眞難過，竟至哭起來。」

「是的，我那時的確哭過，」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口裏念着，不由得從沙發站將起來，在房裏面踱來踱去的，口裏還說着「我那時的確哭過。」

他對於他十六歲的時候流的淚，覺得很爲感動。因爲在那個時代，看見那些沒有抵抗力的人，在他的面前遭人虐打，他能够哭出眼淚來，所以異常的感動。

六

這其間帶着朝露的空氣，由窗戶外面不絕的吹入房裏來。一股水蒸汽，冲入濉

極了的房裏，凝成白霧一般。一座大座燈，上面套着一個燈罩，立在桌上，點得很明亮，但是只照着桌子上面和屋頂的一部分，成了一團閃搖不定的圓形光影。室內其他的部分，都是半明不暗的，由這裏面，可以勉強看得出來有一個書櫥，一張太沙發，許多的家具，壁上一面著衣鏡，鏡裏反射出燈光照着的書桌，每逢他踱過鏡面前的時候，他那高大的身軀，也同時反射出來。他在房裏由這一角到那一角，來回的踱着，這邊走了八步，那邊又走八步。有時走到窗前略停一下。被那寒冷空氣，將他火熱的頭，和裸露着的頸胸吹着，只是覺得打噤，精神並不覺着清爽。他又繼續着去想從前的那些斷片的事情。他記起了無數的瑣屑事件，弄得異常糊塗，不知道究竟那一件對於他是重要的。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一直到十二歲他父親送他進學校去的時候為止，他的生活都是完全不同的內的生活，他記得那個時代，比較上要算是很好的時代了。

「什麼東西能把你引到那半知覺的生活上去？那種幼年時代究竟有什麼好

處?一個孤獨的幼童和一個孤獨的老人——他死後你自己叫他做一個破壞了的人。你並沒有錯，他的確算得是一個破壞了的人。他幼年時代所能收積的一切好處，縱令算不得好處，至少總不會使他爲惡的那一切性質，被他的年歲很敏速而且容易的破壞完盡了。所以他過的生活，簡直無聊萬狀，只剩下一點無聊的愛情，這愛情差不多完全都用在你的身上。」

亞歷山白特羅維奇想着他的父親，這許多年來，要算是頭一次覺得他愛他的父親了。他很希望就是一分鐘也好，能夠折回頭去，仍舊到他的幼年時代，到那個鄉間，到那間小房子裏，到那個「破壞了」的人的懷裏去，用手去愛撫他，和小孩子鬧脾一樣的去愛撫他。他很渴望那種純潔簡單的愛情，這種愛情只有小孩才能知道，或許就是少數成年人的那一種純潔的性質，也說不定。

「果眞事實上決不能夠回復他的那種幸福嗎?不能回復他那種能力，去辨別旁人的言論思想的眞僞麼?有了這種經驗以前，究竟已經有許多年了!口裏雖然

說得好像很熱忱很懇切，其實腦筋裏藏着有一個蛀蟲，將他的靈魂都吸收乾淨，在那裏說「朋友，你沒有說謊嗎？你當眞知道你現在說些什麼話嗎？」

還有一句外面看去更無意識的話，在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的腦裏湧了出來『你現在想的你當眞想了嗎？』這是一句很無意識的話，但是他很能了解。

是的，他想的他當眞想過了。他愛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也知道他很愛他。『噯，我若果能夠有眞實純正的感想潛伏着，就是只有一種也好。但是外界又是一種這樣的社會。聽見這鐘聲，就令我想起來了。只要鐘一鳴，我就想起教堂羣衆，無數的老弱男女，眞實的生存。這就是人人應當去的地方，人人應當像孺子愛人的愛法去愛的地方，像孺子，……恰如一般所說的……』

他走到桌子邊去，抽開一隻抽屜，在裏面到處翻尋。發見了一本深綠色的小本書，是他在一個什麼展覽會裏的廉價古董部買來的，放在抽屜裏面的一角上。他很快活的將這本書搶在手裏，將那印有兩行細字的篇頁急急的翻着。那些見慣

了的字句，一一都湧上心來。他由第一頁讀起，一氣不歇。他因爲要尋一句話才去翻這本書，現在連那句話也都忘記了。那句話本來是他記得很熟的，但是已經許久就忘却了，等他讀到那裏的時候，到把他嚇了一跳，那句話是說：『除非你變成一個小孩子不可……』

他現在好像一切都明白了。

『我能夠明白這「變成一個小孩子」的話，是什麼意思嗎？就是說一個人第一不可凡百事情都去管，須從自己的心裏，將那個可怕的大腹怪物，反叛的自私，驅逐了去。這個自私如像蛀蟲一樣，吸乾了人的靈魂，還要糾纏不休的要新鮮的供給。但是叫我從什麼地方去驅逐呢？你已經將一切的享受盡了。我一生的時間，一生的筋力，都完全供應了你的差使。我培養你到了現在，我還是尊敬你。我雖然是很恨你，然而還是崇拜你，又將許多的犧牲貢獻給你！並且將我所有的一切好東西都給了你，還在你的面前再三低頭膜拜……』

他一頭在房裏踱着，一頭翻來覆去的念着這些話。他的脚步漸漸的不甚穩當起來了。好像飲醉了的人一般，偏東倒西的走着，頭低在胸上，胸堂被氣湧得很高，決不停止一下去揩他那滿面的熱淚。一直走到後來，他的脚再也不肯聽他的命令了，他方才坐了下來，將身子緊緊的靠在沙發的角上。用手將身子撐着，將熱火般的頭腦伏在手心裏，哭得如同一個小孩子一樣。這種無力的狀態繼續了許久，但是他業已不覺痛苦了。狂風已過，眼淚如同潮一般的出來，他的心因此得了安慰，一點也不覺得可恥。這個時候，無論什麼人走進屋來，他也決不肯停止他的眼淚，得了這一付眼淚，才將他一切厭惡的感情消滅了去。他覺得他崇拜了這許多年的偶像，還未曾將他所有的一切吞盡。又覺得還剩得有愛情和自制。又覺得只要將這些剩下的東西傾注出來，也還有生存的價值；但是傾注在甚麼地方，他却不知道。到了這個時候，已經無須去審問他的罪狀了。他記起來的那些悲哀和苦惱，都是命運上註定了人生所必要經歷的。——在這種純粹的人生悲哀上面看

起來，他所受的一切孤獨的苦痛，毫沒有緊要；他覺悟了他應該向這種悲哀走去，將他自己名下所應負擔的擔任下來，只有走這一條路才能使他的靈魂得安。

『這眞是可怕！我不能長久迷在我自己的恐怖裏面和我自己的身上。最緊要，絕對的緊要是要將我自己的身子和一般的人生密接着，或是受苦或是享樂，或愛或惡，不可專爲一己，只有取進來的從不肯拿些出去，須得要爲大家所共通的眞理，無論我先前說些甚麼，這種眞理總是存在世界上的，無論怎樣想去塞止，這種眞理依然還是要在人的靈魂裏面發聲的。是的，的確是這樣的。』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異常興奮的這樣說着，又接着道：『這些事情，一切都寫在這本小綠皮書裏，是爲萬世萬萬世而說的。必須要排開自己，滅却自私，才能向着大路口走——』

一個聲音細細的說道：『瘋子，這於你有甚麼益呢？』但是另外有一個聲音，先前很膽怯的，所以並未注意着，此刻發出大聲出來，如雷鳴一般的說道：『閉嘴！他儘責備他自己，又會有什麼益處呢？』

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突然跳起身直立起來。這句話把他激得異常興奮起來。他在世上所經歷過的，無論是勝利也好，婦女的愛情也好，都沒有像這樣的興奮過。這種興奮，是由他心裏生出來的，由心中分裂成的，湧出了極熱的波瀾，潮一般的流到他的四肢裏面去。不到一刻工夫，他那痲痺了的身體，發出如火如荼的生命來。百萬的鐘聲齊奏凱歌，眩目的太陽直射出來，照遍了大地，消滅了……

終夜點着的那罩燈，漸漸黑暗下去，後來簡直熄了。然而房裏並不黑暗。天已明了。安靜的灰色光線，一點一點的射進屋裏，隱隱約約照見了那枝裝彈的手鎗，和放在桌上寫滿了無意識的話語的那張遺書，又照見了屋子中間地板上橫着一個死屍，那蒼白色的面上，表現着一種平安和幸福的容色。

一篇極短的故事

迦爾洵 著
愈之 譯

又下霜，又寒冷。「正月」快要來了，却先通知着那些不幸的人——天井上守夜人和警察，因爲他們都是不能把鼻子藏在溫暖地方的。他也讓我知道了。這不是因我尋不出一間溫暖的屋子，不過是我的怪想罷了。

實實在在的說，我爲什麼獨自在這荒涼的碼頭上踱着呢？雖則風兒逼進路燈裏面，弄得煤氣火焰跳上跳下，但燈光還是雪亮的照着。雪亮的燈光，照見華美的皇宮的黑影，看去益發悽慘了——皇宮上的窗子更是特別的悽慘。風兒哭泣着，呼呼的吹過冰凍的納伐河上。從疾風裏送過要塞教堂的鐘聲，嗚嗚咽咽的敲着，和我的木脚在冰過的花岡石路上塔拍塔拍的走着，我那疼着的心在狹小的腔

子裏突突的跳着，都一聲聲的答和着。

我須得把我自己介紹給讀者了。我是帶着一隻木腿的少年。你或者會說我是模做狄根斯的。你記得錫拉斯惠葛，一個帶着木腿的文人麼（在我們的相互的朋友那書內）？不是的，我不是去學着他。我眞是個帶着木脚的少年；不過我是剛纔變成的罷了。

『叮噹，叮噹！』寺鐘又敲出他的悲哀的調子了，是敲着一點。還不過一點！等到天明還隔着七個鐘頭，到了那時，帶着寒冷和溼雪的黑暗冬夜，要讓給灰色的白天了。我應得回家去麼？我不知道。在我是全然沒什麼。我不要睡覺了。

在那春天，我也愛在這碼頭上走來走去，消磨過幾個整夜。阿，那些夜是何等好呵！什麼事能比得上他？在南邊薰香的夜裏，有奇怪黑暗的天和忒楞楞瞧着的大星兒；但此地不是這樣的，全然是光和亮。天上染着各種顏色，美麗而且嚴肅；在東方和北方整夜的鑲着不大落去的太陽光線。空氣新鮮而且銳利。澄清的納伐河

很驕傲似的向前捲去；舞蹈似的小波浪，不停的拍着碼頭的石壁。我站在這碼頭上，臂上倚着一個年輕的女子。這女子——

阿，好人阿！我為什麼起首就把我的傷痕告訴你呵？但苦人的心是笨的。心裏苦痛的時候，遇着什麼人，都想求他補救，可是終於求不到。這也是極容易明白的。誰要一隻沒補好的舊襪子呢？（譯者按，破舊的襪大概是指心）個個人都想丟去他——越遠越好。

在今年春天我遇見馬利——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馬利當中最好的一個——的時候，我的心還用不着修補。我遇見伊就在這碼頭上，可是那時碼頭上不像現在這樣冷。而且那時我有着一隻真腿——一隻生得很好的真腿，和現在剩下的一隻一樣，却不像現在裝上了這塊討厭的木頭。講到我的身材也是出落得很好的，自然不像現在走起路來和一個蹩脚的獸子一樣。這並不是一句好聽的話，可是到了現在我也說不得起了。我這樣的遇見伊。這事情很簡單。我獨自走着，伊

也獨自走着，（我並不是一個放蕩人，或者寧可說從前不是一個放蕩人，因我現在有了一塊木頭了。）我不知道是什麼鼓動着我這樣做，我居然和伊說話了。起首呢，我自然告訴伊：我不是那些下流人們；隨後我便陳說：我的心意是很忠實的；這樣的說下去。伊瞧見我的臉兒，（這臉兒現在鼻梁上面已有了一條深的皺紋，一條極頹唐似的皺紋。）恐怖便鎮靜住了，於是我們合着走，一直到伊家裏。伊正從伊的老祖母家回來，伊時常到老祖母這邊讀書去的。這可憐的老太太已瞎了眼了。

現在祖母死了。今年有許多人都死了，也不止老祖母一個。老實說，我也容易會得死的。可是我還沒有。阿，一個人禁得起多少憂患呢？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 * * * *

很好，馬利教我去做英雄，所以我投到軍隊裏去。

十字軍的時代已過去了，武士的封爵也廢除了；但要是你所愛的那個和你說；

『我便是這戒指，』隨後把這戒指擲在火裏；那怕這火到了最大可能的熱度，你能不自己跳在火裏去拾這戒指麼？阿，好一個古怪的人！你一定回答：『自然不是的。我會得跑到最大的珠寶店裏，給伊買一只貴上十多倍的戒指。』那麼伊會得說：『這不是那一只了。這戒指值得錢麼？我再也不會相信你。』溫和的讀者，無論如何我不是和你一個意見。向你要求的那女人或者會得這樣說去的。你呢，自然無疑的，是有着許多股份債票的人，能夠滿足各種的欲望。你或者也會訂一份外國報消消遣。你或者記得小的時候看見過飛蛾撲火麼？便是現在你見了也覺着好玩。飛蛾仰天躺着，一邊顫着，一邊把他的有斑紋的小翅膀鼓動着。你見了覺很有趣；等你不要玩了，你就用手指把他捻死，這不快活的小東西，從此便不會受着苦了。阿，和氣的讀者阿，要是你能用手指把我捻死，那麼，我也不會再受着苦了。

伊是個古怪的女子。戰爭開始的時候，伊變成呆呆的，好幾日不說話；沒一樁事能教伊高興。到後來伊和我說：『聽着！你是個忠實的人麼？』

我答說：『我可以算數。』

伊皺着眉頭，伊的小手熱熱的壓着我身上，說道：

『忠實的人須把事實證明他的議論。你是贊成戰爭的；你便該去打仗。』

我瞧着馬利，很嚴重的說：『是的。』

伊在車站月臺上和我說：『你回來的時候，我便是你的妻了。等你回來！』眼淚遮住了我的目光，我差不多要放聲大哭了。但我自己抑制着，鼓着勇氣回答馬利：

『馬利，記着，忠實的人——』

『把事實證明他的議論，』馬利把話說完了。我把伊緊緊的抱了一會——最後的一會；我便跳進車廂裏去。

我為馬利去打仗，可是我為國家也很忠實的盡我的責任。我很勇敢的向羅馬尼亞過去，冒着雨和煙，熱和冷。我抱着犧牲決心，嚼那定額的餅乾。當我第一次遇見土耳其人，我還沒喫虧，而且得了十字勳章和 N.C.O. 的陞級。第二次去接戰，

過了些事情，我跌在地上。呻吟，烟霧；一個繫白圍裙的醫生兩手染滿了血；病院看護婦；我的腿，連那腿上生成的斑點，在膝蓋以下，都取去了。這些事像做了個夢。於是那救傷車——裏面有舒服的吊床和在車上服務的美貌貴婦——送我到聖彼得堡去了。

當你離開城市的時候，和尋常一樣，有着兩隻腿；等你回來，只有了一隻腿，別的一隻換做一塊木頭了——相信我！這不是等閑的事呢。

他們把我放在醫院裏。這時是七月。我求他們找出馬利伊凡諾娜的地址，那好意的侍者，把地址開給我。我寫了一封，又寫了一封，寫了第三封——沒有回信。我的和氣的讀者呵，我已經把這些事告訴你了，你自然不相信我的。是何等不實在的故事呵！你說，一個武士和一個狡詭的奸婦——老舊的老舊的故事。我的聰明的讀者呵，相信我，除我以外，這等的武士，還多着呢。

末後他們替我裝上了木腿，於是我能去尋出馬利沒有音信的原故了。我坐車到伊屋子裏，向那條長的樓梯趕上去。八個月前我怎麼飛一般上去的呵！終於到了房門口。我鳴了鈴，心上呆了一呆。我聽得脚步聲，是那老僕人來給我開門。我不去細聽伊快活的叫聲，便忙着衝進（假定你有了兩隻各樣的腿衝進去是可能的）客廳裏。馬利！

那邊不止伊一個人，一個美少年和伊同坐，是個遠親，在大學裏和我同學過，後來他謀優良的官職去了。他門倆很深切的向我道賀，（或者是爲了我的木腿）可是他們都有些不好意思。在一刻鐘之內，我就明白一切了。

我不願意去妨害他們的幸福。聰明的讀者微微笑着像似懷疑的樣子。你一定不要我相信這些事麼？誰肯把他所愛的女子讓給一個一無所長的人呢？第一層，他不是個一無所長的人；第二層呢，——咳，恐怕我告訴你第二層，你不會明白罷，因爲你不相信道德和正義在現在日子還存着。還是讓三個人不幸呢，還是讓一

個人苦痛？你會得願意三個人不幸的。聰明的讀者，你不相信我麼？那麼就不要相信罷！

兩日前舉行婚禮，我做新郎陪伴員。行禮的時候我鄭重其事的執行職務，把我在這世界上最寶貴的那個給了別人。馬利儘着膽小似的偷看我，伊的丈夫當着我露出不安的神氣。婚禮很熱鬧。香檳酒倒出來，伊的德國親戚叫着 "Hoch!" (譯者按：德語喝采聲。) 他們稱我 "Der Russische Held" (譯者按：德語，義言俄國英雄。) 馬利和伊的丈夫都是路德派的教徒。

聰明的讀者叫着說：『阿哈！英雄先生，看你怎麼自相矛盾呵！你為什麼要說出路德派來呢？因為信正教的人沒有在十二月中結婚的！這就很容易明白了，全篇所說的全是憑空捏造的了。』

親愛的讀者，由你想去罷。我是全然不計較這些的。但要是在這等十二月夜裏，你和我一塊兒走到這皇宮碼頭，聽着風聲，鐘聲，和我的木腳在路上行走的響聲，

你或者會覺着這些冬夜對於我生什麼影響了你或者會相信——

「叮噹，叮噹！」寺鐘敲着四點了。是家去的時候了，把我身子擲在寂寞的床上睡覺罷。

"Au revoir"（譯者按：—法語，義言再會。）讀者！

作家傳略

託爾斯泰 (1828—1910)

託爾斯泰 (Leo Tolstoy) 是最偉大的世界文豪之一。他的父親尼戈萊，託爾斯泰是伯爵，又是休職的大尉。母親亦出身於貴族。不幸他到了三歲失母，九歲父亦物故。以後他處叔母及親屬保護之下，在喀仁大學習法律。出校後到高加索入軍隊服務。乘間從事於短篇小說的著作。一八五五年俄土戰爭起，託爾斯泰投身為義勇兵，在軍中生活既久，目睹兵士之殘忍腐敗，遂覺悟戰爭之罪惡。其後著長篇傑作戰爭與平和卽描寫軍隊生活者。俄土戰爭終了後，遂赴聖彼得堡，與都介涅夫及其他知名文士交游。後又漫游德法英瑞士等國，旋程中尤多所創作。(三死卽此時所作。) 一八六二年，與一莫斯科醫生的女兒結婚，家庭生活極美滿，自

此遂成其畢生兩大傑作：一卽上述之戰爭與和平，其一爲婀娜小傳，均爲數十萬字的長篇，結構的宏大，描寫的周密，得未曾有。晚年，託爾斯泰篤信簡單生活，倡無抵抗主義，親執勞役，與農民爲伍。其所作多宗教及寓言小說，更著有我的懺悔。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脫棄家庭，逃至修道院，死於途中，時年八十有三。

柯洛漣科 (1853－1921)

柯洛漣科 (Vladimir Korolenko) 生於西部俄羅斯，父爲小官僚，母爲一大學教授之女。受初等教育後，入工業學校，因貧不能出學費，兼工作以資補助。一八七一年又改進莫斯科農業學校。因投身於學生運動被校長除名。後來又遭政治嫌疑，被放到西伯利亞，過了六年的流放生活。一八八五年始被釋回俄；出他的著名的短篇小說瑞加爾的夢及惡伴，於是文名大著。此外他的傑作，還有盲樂師，林語廬頁島脫獄記，贖罪之日等。晚年在南俄以貧困終其身。

迦爾洵（1855－1888）

迦爾洵（Wsewolod Michailovitch Garshin）是一個憂鬱性的作家。生於俄國南省。九歲的時候進聖彼得堡學校裏去讀書。他在幼年神經就有病，十七歲的時候發過一次狂，不久便治好。一八七六年俄土戰爭發生，他便投入步兵聯隊，當一名目兵。他在戰線很奮勇，後來傷了腿送回家裏。從此後他的神經失其常度。到了一八八七年，他因體質上精神上不勝痛苦，趁看護人不防的時候，從樓梯上跳下，受了重傷，末後送到醫院裏治療。第二年竟在醫院裏死了。死的時候還不過三十三歲。

迦爾洵做的小說，都含着憂鬱性而且都帶些狂氣，可是越有狂氣越顯出他的天才。在他的作品中，那種深刻眞實的心理描寫，在旁的俄國作家，也是少有的。他的短篇紅花，是描寫狂人心理的，最有聲名。四日和目兵伊凡諾夫日記描寫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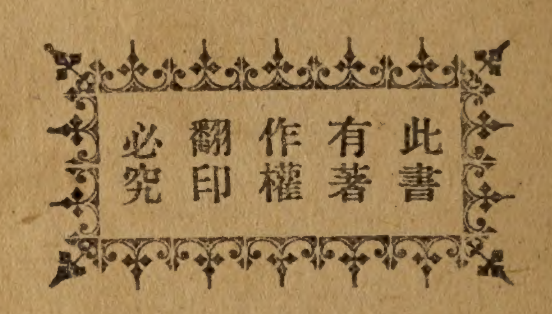
心理，和安得列夫的紅笑不相上下。此外如一夜，信號，一株棕樹也都是有名的短篇。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東方文庫)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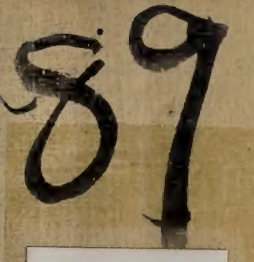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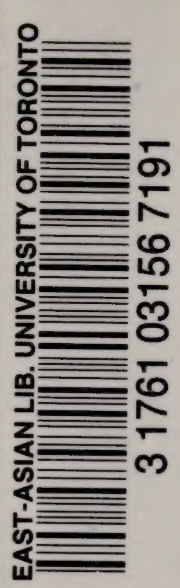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三七一四張


89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156 7191